半山集

墓文
記事

水

十五

墓文

杞平君俞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杞平君俞公光海朝辛亥任叔英創科以布衣抗章
請勿削王子登第朴自興一見心服欲托交不許癸
丑永昌大君百官廷請終始不參丁巳廢論將起以
監察稱病退歸結城其氣義可尚時年少倖早掌有
知者至 先王朝事業始大著仇敵外人皆山仰不
幸早卒今已六年神道無碑行路嗟惜其孤穆始伐
石千里馳書請余爲銘余謝非其人則穆請益勤不

懶閔叅判嘉伯諸友亦以為當今非無立言者而必欲徵於君者其求也不以文異乎人之求也君其勿辭余反覆思之公之見嫉於人甚矣既歿之後人有右公者視之甚於公非余老妄誰肯任怨雖然唐李翺有言曰行狀誌牒皆門人故吏之諛詞不可傳信後世斯誠確論今余不用家狀及諸君所記錄只敘履歷陳說彈劾世系卒葬以塞其請謹按公癸亥反正叅靖社功三等司憲府持平者一執義者一司諫院獻納者一司諫者三皆辭遄議政府舍人侍講院弼

善輔德成均館司成宗簿司掌樂司僕司導四寺正外
則伊川縣監戊辰陞通政大司諫者三副提學者五
吏曹叅議者四承政院同副承旨右副承旨者三皆
辭遞兵曹叅知叅議刑曹參使丙子陞嘉善大司憲者
府使忠清慶尚兩道觀察使丙子陞嘉善大司憲者
四大司諫者三都承旨者一皆辭遞
左副賓客同知經筵同知春秋成均大司
成繕工提調公之前後屢歷其志在恬退力避權要
如此丁卯二月　大駕駐
言廷議之誤以副應教伸
紅江都以司導寺正上疏極
尹煌戊辰六月以兵曹

衆議曰旱災上疏陳時弊請各寺貢物限年停罷庚午三月以加平郡守又上疏陳時事末曰國家不幸至於危亂則忠臣義士之外不可每人而立節仍享他日富貴者滔滔皆是到此地頭　殿下之身何以處之言念至此不勝痛哭癸酉正月以兵曹叅議又上疏陳時弊請　御供及百用之物皆貿於市上一依　皇朝之制乙亥三月以吏曹叅議又上疏論諸大臣誤國之狀累數千言末曰　殿下舉義為義耶為富貴耶為義則君臣上下何不留意於治國而惟事富貴耶諺所謂有舉義之名而無舉義之實者不

亦羞乎丙子四月以兵曹參知又上疏陳時事末曰
臣聞民心之搖慘於方張之敵國今日民心可謂慘
矣人皆以西邊爲憂而臣之憂不在於西邊人皆以
南方爲慮而臣之慮不在於南方六月以大司諫又
上疏論時政戊寅正月丁内艱心知國家危亡不以
草土爲嫌十月又上疏極言時事庚辰閏正月連遭
外艱流寓漣麻又裁疏如戊寅擬上不果癸未正月
辭大司憲疏曰臣之退非徒疾病古人有以尸諫其
君者臣則以退諫　殿下緣臣退諫有所覺悟則臣
雖死亦榮矣公之前後陳說其愛君憂國盡忠竭誠

如此甲子九月以司諫論左承旨趙誠立愛護凶賊侮弄君父之罪乙丑正月以執義論獻納尹墀曾在昏朝圖占清班至於今日置諸臺閣請罷其職并削銓曹之薦癸酉八月　特命李聖求拜兵判公以副提學上劄曰李聖求戚聯宮禁而前日亞銓之拜出於　特命及授本職物論無不致疑　殿下之所為如此則何以禁羣下之行私乎丙子七月司諫趙絅条陳左相洪瑞鳳貪汚指為墨相大臣論啓下絅獄公以吏曹參判入侍極言趙絅不宜下獄至欲陞御榻牽裾丁丑正月　大駕入南漢以副摠管上疏

論尹昉金瑬前後誤事金慶徵江都失守之罪六月
又上疏曰金慶徵以李敏
敏求故江都人號敏求為勝已一動一靜問於
徵何異又曰張紳臨結不服可於本罪加一等而使
之自盡古今天下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又曰沈諿以
假王弟假大臣之說訴於清人國事終至於大誤諿
非徒　殿下之罪人實朴蘭英之罪人也請極邊定
配其後又　啓曰金世濂裕後洪柱一等前為墓
諫時為慶徵　缺　世濂裕後再發簡通終停合啓柱一
張皇辭說略無顧忌其罪不可不懲癸未九月沈悅

八相公辭大司諫疏曰　殿下舉義本為正倫而廢
母人亦八於三司台府如此則初何用舉義為哉甲
申十月辭副提學疏末論李溟李景曾貪饕縱恣而
至於　遣席面斥景曾公之前後彈劾其不饒權貴
敢言直論如此俞於東方最為著姓羅季有諱義臣
以名宦不仕麗祖降屬杞溪縣戶長遂為杞溪人麗
代有諱汝諧直言忤賊臣崔忠獻謫死　本朝有諱
起昌登武科為定平府使見忤於燕山謫巨濟　中
廟反正即拜兵曹參議不入京直往庇仁終焉後
贈兵曹判書定平生諱汝霖官至禮曹判書謚景安

為金安老所逐及安老敗朝議欲沒其家景安以已甚力止之世皆稱長者景安生諱綰成均生員　贈領議政杞溪府院君娶秋江先生南孝温之孫女生諱泓光國平難功臣官至右議政杞溪府院君謚忠穆忠穆生諱大逸是公考以忠穆第四子補蔭官至同知敦寧　中宗大王之孫也盖公生質之美固自秀巍之女　贈右贊成杞昌君有隱德妣豐山君宗異考其内外家世之積則節行之氣脉有自來矣公諱伯曾字子先號翠軒丁亥六月初八日生丙戌八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自　上遣禮官　賜祭贈領

議政杞平府院君九月葬于忠原縣金遷里先塋側向丙之原公有前後夫人前夫人故正李慶基女生一男二女後夫人故　贈參議徐澍女無子女男曰櫄別坐女長適進士鄭晚世無子女次適察訪申愰生三男三女二男夭櫄初娶縣監黃儁女生二男一女皆夭後娶郡守蔡亨後女生一男亦夭樛公弟任曾子為公後而今為參奉者也公平生不事家人產業所居不蔽風雨庭草亦不除早夜所思慮惟在政疹民隱惓惓無須臾寧仍得渴症於是改其號曰渴隱嘗自贊曰爾性至拙爾言太狂衆喜其圓爾喜其

方不量時勢已竭乃心曰病退去去即山林就閑斂迹迹是江湖爾非其人能不愧乎然得其所聊以優游倘來禍害非爾所憂如斯而已他又何求笑彼奔忙死而乃休公之志於此亦可見矣噫當今士夫惟務偏論各私其黨至於 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則邈如胡視越病公獨不然知有君不知其身知有國不知其家苟事之可言者則不以同類而少加饒貸以此衆怒羣猜磨牙伺隙思所以傾陷而道無從適值其子曰狂出走於是惑後妻薄獨子之說傳播內外至如李晄榮以掌令欲為論劾簡通諸僚則大司憲

沈公諮不從避嫌力救繼以洪叅判茂績上章伸辨彼輩不得售其詐而止人言徐夫人事舅姑盡其道待娣姒極其和黃蔡兩氏子自孩提愛養如已出不幸黃氏子丙子變隨其母先入江都而陷沒蔡氏子徐夫人溫井之行置其母家而病死公嗣遂絶以此推之薄於子而厚於孫寧有是理又言公之孝友出於天性宗族歎服朋儕推許自少至老人無間然遠于今日反以爲居家孝友吾未之聞自古孝而不忠者或有之矣忠而不孝者未之有也公之忠旣如是則其孝可知矣人之爲言猶尙如此彼惑妻薄子之

謗何足恠乎誠可痛惋非君誰得以詳記使之不泯
也哉余曰不然公之言行余知之熟矣今欲錄其一
二而猶不敢者公年後於余十四歲京鄉隔遠未嘗
一日從遊余之聆知只得於耳非得於目則彼將曰
某與某素昧平生不過阿所好溢美過實徒為譏議
既骨之資而已不如闕之以俟後世之子雲可也其
人曰諾遂系之以銘曰
人之生也與死無異公之死也死亦不死一時積毀
千古流芳嗟乎子先於公何傷

行狀

竹川朴先生行狀　謚文康

先生姓朴諱光前字顯哉竹川其號系出珍原縣高麗門下侍中益陽伯謚忠義諱瞻之後也至　本朝益陽曾孫藝文館直提學諱熙中工草隸名滿　皇朝嘗使日本能敷信義大爲　恭定大王所器重以直見忤於執政河演退老于珍原縣城上洞其長子生員諱暉生娶寶城居宣綾城時中之女曰居郡地遂爲寶城人是先生之玄祖也高祖司醞直長諱文基曾祖成均生員諱胤原祖宣教郎諱衎考成均進士諱而誼妣宜人崔氏講隸院習讀命夔之女以嘉

靖丙戌正月十六日寅時生先生生而有美質醇粹温柔自幼遊戲不凡及年八九歲已有成人儀度性又頴悟時洪相公還謫在興陽縣進士公令先生受業于洪相先生寓舍去洪相所居幾十餘里而先生隆寒盛暑徒步往來不廢日課洪相嘉其篤志訓誨益勤又使夫人梳洗如撫已兒一日進士公使先生占一聯自道字止爲字先生卽應聲曰道自天命豈人爲又使自爲止道先生卽又應聲曰爲一大成孔子道父兄大奇之及年十餘歲進士公累於科業責先生以詞章先生日課之餘私取性理大全潛

心探賾頗有所得年十三文理通曉讀書不賴師友
時去已卯士禍不遠人諱言理學爭尚浮華先生
獨於舉業中知有所謂為已之學玩繹深思所就日
無進二十以後始念悅親之道無出科名遂從事科
場於蓑解無不中人皆以巨擘許之然猶不專意於
舉業與韓胤明討論古義共榻一年元然端坐夜分
明燭鷄鳴盥洗相與警責做鍊工篤已未夏與諸友
棲于天鳳山講習之暇築基鑿池以爲藏修游觀之
所依仙家三清境界作一別區升降黜陟皆有程式
其居常嬉戲亦不安雜皆類此丙寅冬始執贄于退

溪先生之門退溪一見許以相知時退溪方抄朱子書節要謂先生曰立脚根基專在朱門許令受業業既卒先生以定省久曠辭歸臨別退溪以節要一帙贐之又贈詩五章曰勿爲外人道也別後累寄簡牘以寓戀戀不忘之意且教以自樹立不爲流俗所奪先生亦留心訓誨潛究節要老而不衰嘗有質疑一卷士多謄行戊辰秋中進士第二榜未唱聞先妣病重徑爲南下躬自湯藥晝夜不離及沒喪葬祭祀一依家禮先生自少多疾人皆危之既服闋無恙鄉隣皆以爲誠孝所感庚午柳眉巖希春爲監司自　上

引見曰本道士子之窟卿其搜訪以聞眉巖到界先令各邑薦其學行才德之士進士宣應直等以先生事親盡孝居喪盡禮持身有法錄上眉巖拔一道之尤五人　啓聞而先生居首應直等以薦得其人受賞壬申除全州　慶基殿參奉殿在州内後苑多花果娼妓雜類日夕游戲其来已久先生以為殿上有先王遺像不當褻慢一切禁抑齋中静肅癸酉除獻陵參奉前此邑宰例與參奉相約田獵分其所獲一日邑宰使人来請先生曰陵寢非田獵之所利之所在尤不可從也不許未幾棄官而歸是年秋進

士公病歿先生執喪一如
於仕宦誘掖為已任嘗見小子輒勸讀書以小學為
先庚辰秋除東氷庫別監坐遂赴　闕肅拜而還時
王子將就學朝廷以　中殿無嗣擇謹慎純正之人
以責輔導之任遂薦先生為師傅以河洛為副河進
講務多先生以精明為主　上考王子所讀　王子
以是告之　上曰貪讀不明當從朴師傅講癸未夏
秩滿遷拜監察冬除咸悅縣監到縣之後儉素節用
倉儲盈滿嘗書視民如傷四大字於壁上慈祥樂易
民皆親之公退之暇躬往學校與諸生講論經史先

生自少喜怒不形於色居家未嘗罪一奴僕及在官
幸有濫出門外者嚴杖不貸衙中肅然親戚謂家與
縣有二道也丙戌秋監司某惑於營婢所言皆從列
郡贈賂爭先時某爲全州府尹多賂營婢米穀其事
聞于　御史先生與御史相切監司府尹疑先生傳
說遂啓罷先生即日治行計程裹糧餘無所犯倉穀
元數外羨餘多至萬餘斛人以爲無所管攝似歸於
虛請報監司以作國儲先生曰後倅何敢私用且近
於矜誇前日梁君子澂之赴居昌也余贐以餞詩曰
要民倡支離和者循其私叩馬聳御史頌德刊雲蠣

見此輒泚顙感感如躬罹余豈敢忘此語哉不從既
歸高卧故山怡然自樂家用累之不以為念丁亥除
掌苑途中又除懷德爲縣殘弊用慮營畫倍於咸悅
有一宗親與村民爭訟奴婢積年不決已歷十一官
而又移懷德前倅亦恸於勢力故爲迤拖先生閱其
文籍考其情狀排衆論決許其民宗親自恃權勢構
呈憲府憲府取見文案曲直顯然宗親沮恨而退又
有一女無後寡婦之婢也族侄交爭不得者仗監司
之威名以大惡必欲殺焉先生曰豈畏監司殺一不
辜累報究枉監司激怒巡到招先生詰責先生擧其

首末畫地分踈監司愧服居縣未幾見忤於灾傷御
史禹俊民罷歸歲時伏臘會父老宗族以遨以遊多
得江湖之趣又招門族而謀曰先祖塋域在水多院
山谷年代已久子孫踈遠各豐于私力未追遠草木
茂欝若更數歲永無尋處深可恨也以書相通無少
長各備奠具與之展省祭畢移坐于廣灘川上共飲
餕餘兼以修睦人人欣慕異姓之族亦有來參者壬
辰倭變猝起列郡望風奔潰國勢汲汲莫保朝夕先
生與任公啓英倡募鄉兵得精兵七百餘人先生以
病不行遂推任公為義將把截錦茂守禦星開皆有

功及天兵大來兇賊退屯嶺南　東宮監軍於完府
先生力疾趨拜且陳時事之可言者十餘條　東宮
嘉納焉曰命本道監司朴某於予有甘盤之恩別
加優恤食物題給留數日辭歸宣醞以送甲午任公
以義兵論功除軍資正先生曰虛受　國恩至於三
品心實未安將欲陳疏人皆言非但同受賞職之人
有所未安於任公有害先生令任公上疏自明而備
局寢不擧行然識者義之乙未春拜胡衛以老病乞
歸　東宮引見情義懇至先生拜曰臣老且死矣願
講學修德以致王成之地　東宮惻然曰師傅非不

多也始學三年輔益實多情意倍他云及歸以腹冷動輒倍痛常掃一室讀周易及朱子書節要少不間撤脫好琴常寓懷焉一家問老何苦也先生荅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丁酉賊又犯本道南原陷沒路塞不通隱於天鳳山谷間或云賊已入京城　大駕不知所在人心洶懼至於附賊屠戮者有之多士等推先生爲義將應募者雲集軍聲稍振列邑守令投竄山海者忌其成功竟沮撓之誣訴于監司黃愼愼招先生詰問往還珍原未幾病卒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也配淑人文氏禦侮將軍行僉使亮之女性溫柔塞

淵事舅姑以孝御僮僕以和親戚則盡其愛窮之則極其恤人皆謂真先生之配也不幸與先生相繼隔月而終兵亂孔棘遂不能葬已亥秋　東宮令侍講院諭本道監司致賻甚優合葬于沙谷艮坐坤向之原榮寵極矣有男二長根孝成均進士目左義兵功除軍資正後又除長水縣監以持服不赴次根悼以學春長在孩提一女適前府使崔慶長之子弘有次女適同郡前府使任百英之孫喜根悼有子春豪娶軍資正梁山抗之女女適石川林億齡之孫職次適

同郡進士朴弘仁噫吾湖南素號文獻之地自麗末至于　本朝以學名世者唯金河西奇高峯李一齋柳眉巖及我先生而已河西之學問操行節義文章卓乎其不可及高峯之議論明快一齋之剛毅不屈眉巖之博識多聞亦世所罕見而至論其踐履篤實則彼三賢其與我先生未知其孰優只以名位不逮世無知者寧不為之慨歎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者也噫先生之世系出處今已長水公家藏舊草更加刪潤畧敘其大槩至於言行則非淺見薄識所能形容其萬一故廣灘宣丈所著遺事並付于下以

俟他日知言之君子云耳

遺事

重峯先生遺事

先生自免襁褓即知事親之禮父母有命則輒跪而聽受事繼母金氏盡愛敬之道金氏性嚴待先生頗少恩一日先生往省外祖母某氏某氏謂先生曰聞汝繼母遇汝無恩曰歷數之曰汝繼母某事如是某事如是云汝將何以保活乎先生俯伏不對因辭去過數月後復往某氏問先生汝久不來見我者何也先生對曰日者之來也祖母談我母氏事所不忍聞

以故久不敢來也某氏大賢之自是對先生不敢復言金氏事先生既失怙金氏遇先生益嚴少不中意輒加譴責先生起敬起孝期以底豫為心終身惕慄兢兢未嘗一日而懈也先生伏節以終金氏乃痛傷如已出晝夜號泣每歎曰寧馨人物世豈可復見乎嗟乎真我兒也厥母氏特借腹以生而金氏後先生八年乃歿平生追悼先生如一日不少衰

先生爲坡州教授時嘗請益於牛溪先生質問周易疑義未幾改官辭去後以身縻祿養稀復至溪上函丈之分可謂至淺鮮也而先生之所以事之者誠敬

備至盖有古人師弟之風焉先生少牛溪九歲牛溪
每固辭稱號待以執友而先生亦終不敢當也牛溪
先生嘗有家奴以事過先生居者自附書候寒温先
生開書至促步出門親受其書迎奴入命坐於廡内
呼家人促具食食至先生親與其奴對飡奴窃視先
生盤中所設與已無異先生之意盖欲賓之也
先生初與李潑交李待先生甚敬先生時至李家或
升堂拜母後李擠斥牛栗先生絶交不相通問者累
歲及已丑逆獄起李母夫人尹氏亦被拿先生遇諸
途伏謁路左尹氏初不知為先生也問何人先生答

曰我是趙某尹氏乃大哭曰公何自來見我也吾兒曾用公言豈有此事乎先生亦痛哭曰以毛衣一襲進之曰日寒如此此物雖陋顧備行資及尹氏登程先生泣而送之山田路轉不見然後乃止泣既而李妾繼至先生又以一襦與之相泣而別

先生自幼嗜學雖隆冬盛寒衣履盡破而忍凍從師不避風雪每值未熟則先生以親命守宿田間隣兒同學者數人亦從之夜各倍誦所讀書誦至夜深鄰兒皆溘睡先卧先生猶誦不撤久方假寐鷄一鳴先生又起誦之隣兒方酣眠聞先生聲始驚起隣兒

每恨其不及竭力爭勝如是者累日而卒無能逮之
者時牧牛田間牛行逐草先生必執書隨之且行且
着天雨則披卷于簑笠之下潛心探賾有時失牛哳
在每日親採薪烘于親房烘訖火殘則撥灰搜火以
書側映火光而讀之火盡乃已稍長以農爲養徃于
田必先就隴間橫木爲架而置書焉待休暇讀之日
以爲常
先生少力學自立專以踐履爲主其於書也蓋成癖
焉而非以爲口耳資也登第入官之後猶不廢書課
早夜矻矻書不去手嘗以質正官赴燕允使臣入遼

界者皆以健騾駕輕車而馳之其行甚疾終日飄搖頓撼坐者不能安席先生坐車中看書晏然如在書閣馳驅原隰往返六千餘里未嘗一日撤也

先生嘗往吊土亭先生於保寧地暮投店舍歇泊李生某隨至亦欲舍宿見先生行色憔悴草屩布衣初以為行旅之賤者諦視之則容貌古奇不似庶人乃去投旁店先生呼曰此屋頗寬不妨一夜同宿李生乃還就之叩其姓名則先生也遂與之處既夕先生招從者燃松明出行橐中書帙整衣冠危坐翼然端拱看到夜深乃宋朝名臣言行錄也知李生士人可

語又出栗谷先生所著擊蒙要訣一編示李生問曾
見此書否李生對曰未也先生乃曰修身應事之要
略備於此爲士者不可不先讀此書李生悚聽先生
乃出裝中紙手裁爲卷傳寫以授李生鷄鳴始就寢
向曉又起坐看書李生同行數日未嘗見一時廢闕
也節與言者無非修己篤行之事李生視馬所載一
邊眞物而一邊乃松明也其力學勤苦奬掖後生如
此

先生自幼確實作事必有始卒時與里中諸兒垂釣
于川里兒志多獲魚稀欠不登釣輒去而之他先生

獨堅坐不動良久乃移一處遠暮還與里兒較獲多少先生之獲多於里兒先生所居野外有小潢池深可丈餘魚鱉甚多一日先生與里兒十餘輩遊行至其上謂里兒曰渴此潢魚可多得遂與里兒合力斛水而棄之日且夕矣水尚深里兒皆意怠欲止謂先生可去矣徒勞何爲先生奮曰山可夷河可塞此事功已半矣奚爲而止也里兒不聽相繹而去之惟數兒從先生不去既暮數兒又曰日已暮矣可且還家明日更來先生曰不然以宵而止則今宵水必還入于潢中前功盡棄事必無成遂強留數兒達夜斛水

翌日未暮潢渭得魚而歸
先生居金浦縣嘗以事至京還渡楊川江中流舟遇
風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咸啼號奔走先生在艘頭
獨晏然不動闔眼凝坐良久幸而獲濟既登岸舟人
載怒先生曰一舟人且盡死汝是何人獨奈何不為
動乎曰欲歐之先生亦不動笑而謂之曰死生有命
豈人啼號奔走所能免也聲色如平常犯而不較同
舟有金載厚者亦士人也大奇之顧止怒者曰汝幘
毋然此非常人也仍問先生居住姓名相揖而去先
生時年弱冠矣

先生有贓穫在某縣累世不知人有告先生者先生徒步往問之適值慎公意慶以使命到縣慎是先生故相識為義官人拿致其奴奴初不認為主詐稱世本良家慎公怒榜笞數十猶不服先生見其楚毒良苦心不忍乃謂慎公曰此漢果是吾奴則雖重杖以死可也萬一不勝拷掠而自誣為奴則刼良為賤大不可事涉疑誤不當強服姑停刑訊以情問之可也慎公大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奴累世逃橫厥罪已重今見公無勢位可畏故欲僥倖苟免雖用重杖尚不肯服況以私言問之寧有首實之理乎先生猶

極力止之慎亦不能强也一座皆笑先生迂濶先生乃招其奴謂之曰汝果良民則如此可也不然而叛主冒良則罪實在汝爾亦人心爾可退而思之其奴唯唯而去翌日先生與慎公同坐其奴與其老母及子女輩扶携詣官叩頭流涕謝曰累世叛主奴罪萬死今又主公赤心温諭如此天日可畏豈敢終始背叛乎慎公乃驚服曰官家任刑不如公一言之德嗟歎久之

先生嘗往訪楊太醫禮壽謁入楊謂坐客曰曾見此爺乎客曰聞名而未見也楊笑謂客曰公今以吾故

得識此爺良非幸耶楊才氣過人外恭而內倨於人
火所推服素有足病官至宰樞凡問藥人來雖名卿
達官迎送不出戶外及聞先生至扶起下庭屈膝而
拜極其尊敬上坐問藥訖先生辭去客謂楊曰公以
疾廢賓禮久矣今何力疾致敬至此楊歎曰此爺平
生行事求之古人亦罕其匹其仁民愛物之心雖謂
之聖人可也曰言此爺嘗為郎官行遇載薪人於隘
巷薪人為先導者所觸馬蹶而覆此爺怒呼從者扶
載以送然後乃去此於此爺雖不足為異事舉此一
端可知其餘吾以醫藥閱人多矣未嘗見如此爺也

言訖又蹙歎不已
先生嘗為全羅都事時鄭松江澈為觀察使好酣飲
先生每切責之松江不能改先生歎曰守令浚民膏
血餚厨傳以媚其上為監司者不能以生民休戚為
念惟酣飲是事是奚異於飲赤子血乎及松江巡到
康津縣與先生同坐聽潮樓上樓臨海口素號湖南
勝觀是日賓客滿堂松江舉盃屬先生曰今日可以
飲矣公何固也先生不答酒至先生以手揮去曰烏
用是赤子血為哉終不肯沾唇松江亦竟不能奪也
後松江至海南縣訪人於村墅主人置酒松江酒酣

賦詩有傍人莫笑酩酊醉此酒應非赤子血之句盖指先生也

先生之持斧伏闕也寓于鍾樓街旁市民家先生晝夜遑遑常有憂迫之色主人問其故先生不荅惟流涕而已其家屋欹將倒主人用大木支柱先生自外還見之歎曰嗟乎主人之屋得此木扶顛尚可支數年之久若乃邦厦將傾則誰爲扶之將何物支之哽塞殆不能言旁人亦為之感動有上番卒金億命者適與同舍而見之每向人說不置億命亦以孝聞者也噫微億命此事不傳億命之攸好德亦可尚已

先生之竄吉州也金吾卒將謫　命往沃川未至先
生舍五里所卸鞍而息焉朝而至夕乃到其家告之
時先生適在栗峯山庄去本家十餘里家人走告之
先生聞命即來告辭于祠堂與母金氏訣別訖即徒
步發行卒止之曰今日吾朝可到此而不敢者來時
吾同班教余曰趙通津賢者聞此命必不肯留一刻
汝須以夕而抵其家令可夜以治行云此吾所以待
夕而告也顏留今夜明發啓行可矣先生曰　君命
不可宿遂夜發舍于十里外故事金吾卒押罪人以
行必多責貨賄于其家意有未饜輒加以困辱故罪

人家或至破產以飽其慾雖大官名賢莫敢不與與之無不受者先生家貧甚無以應之親舊之居傍近者乃相與裒合貨物以贈之卒曰始吾來時同班戒吾以無敢受賄且除吾還後長房設宴矣我若受之何面目立於人類乎固讓不受家人以雨具油笠帽一事贈之且曰此微物可以禦雨願受毋辭卒曰吾橐中亦有之吾無須也固與之終不受在途扶侍先生執役如親僕自湖西抵嶺壯凡二千餘里道路險遠備嘗艱苦而終無懈意至謫所助修先生寓屋補破遮寒葺其籬落留數日不肯去先生勸以亟歸復

命對曰雖得稽時之罪吾不忍捨去也及辭去涕泣以別

先生季弟典從先生赴配所未幾遘厲而亡先生晝夜號痛無力送喪惟以單奴匹馬載屍所經一路聞知為先生弟雖愚氓賤隷咸咨嗟歎息或出人馬傳相饋送至楊川迷失道誤踰村民屋山里中惡少持梃迫逐之馬駭而走屍墮于地奴號泣罔知所為里中長老来問奴具告其由里人聞之皆来會集曰共嗟歎曰此乃善人之弟何得如此雖然年少狂童不知而妄作願毋深責遂相與傳通于道次人家扶舁

護送于金浦先塋之下
先生嘗遊俗離山至一寺留止通宵不寐坐而待朝
如是者十餘日一日夜忽伏枕悲泣朝而進飯亦不
食寺僧怪之問其故不答後數日乃謂僧智玄曰頃
夜星變甚酷時事可知吾安得不悲因放聲大哭寺
僧皆以爲狂無何倭變果作癸巳秋余與姊夫蘭溪
丈人姓朴名宗挺清修好學以孝行旌門往月出山道岬寺逢智玄年
已七十餘矣語余如此且歎息曰趙提督聖人也使
當時士大夫愛君憂國皆如趙提督則國事豈至此
乎

先生嘗遊大茗山留月餘不以讀書爲事日徃山谷
間或登高望遠藉草臨流蓋以娛憂舒悲意不在於
流連光景也優獎則自織之不假于僧尋常言語間
咄咄之聲不絕於口至於當食有時棄匙箸嗟吁寺
僧莫測其意一日與僧四人對食先生先進數匙推
其餘以與四僧者曰明年必有倭亂我當舉義勤
王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即來同事僧輩恠其
言佯應曰諾明年壬辰變報至僧輩乃驚服爭先赴
義而四僧中其一已死其一脚病不行餘皆與先生
同死病未赴者其名粲敞丙申憂余遊獅子山與敞

相見猷也為余道之且恨不得與之俱死垂涕久之先生仰觀天象俯察人事知有倭亂以石盛饁器中令內子戴之日日上下山阪人問其故則曰吾欲預習勞以避亂也人皆笑之辛卯七月初二日先生往見錦山郡守金公玄成朴生廷老從先生與朴生登睽碧樓遊賞日在未申間忽有赤氣起自東方分為三派一派向北而長亘天一派向天而長半天一派向西南而長又半其光燭地先生諦視之謂朴生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春必大舉深入當如此氣吾將奉母避亂于公州君亦從我可也厥明先生見金公

具言其狀請報監司轉聞于朝亟圖防禦之策金公如其言圖形牒報則時李洸爲監司寢不啓壬辰三月先生自沃川來省先龍操文而祭之告以亂將作永訣之意親朋來見者心內不信試問亂果作何地可避先生曰若入江華磨尾山似可免矣其言果驗二月夫人捐世踰月將葬親賓咸集忽聞天際有聲謦然先生大驚謂人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無復可爲目流涕不已及起兵後嘗夜觀象緯忽北向拜哭良久乃止幕下諸人問其故先生答曰吾以爲禍及行朝今更察之二王子之入北者其獲於賊乎門

人等皆志其月日後聞兒賊渡海王子被擄之日果
其時也
先生變初未起兵與同鄉十餘人親往覘賊路逢倭
兵百餘衆寡不敵皆走先生獨奮然欲進戰鄉人不
從强曳先生登山先生呼曰姑舍我先殺賊及起兵
常以釰擊柱有若發狂之人或久問其故答曰曾用
此釰豈使此賊渡海辭氣慷慨言淚俱發或人曰豈
恨其不用公言斬倭使報 天朝乎先生曰噫當斬
者豈唯此賊或人悟其意不更問
先生移兵湖南攻錦山賊賊勢甚盛編裨數人請且

退師更圖後舉先生即命從者解先生所乘馬鞍投
地因罵曰汝以我為有欲退之意乎我當止死爾輩
進退任自為之其人感奮遂決死進戰賊既闌入帳
下士挽先生號泣要與俱去先生笑而坐疑然不動
神色自若賊不敢易犯最後乃及先生
先生愛養士卒卹戴先生如赤子之
於慈母時湖南諸邑賊陣甚布而清州之賊勢又鴟
張闇帥列鎮奉頭鼠竄不敢窺一足覷賊而先生以
孑然孤軍處乎其間出沒迴翔軍無疑懼之色卒能
奮寡擊衆摧鋒陷堅一日之內大敵實遁及乎錦山

之敗軍之有父母兄弟妻子者相聚號哭忽有人誤傳先生獨得脫還者咸止哭祝天曰死者已矣吾將帥得免則復何恨乎此事余曾聞人傳說已久意謂溢美過實之語不敢載之於文先生歿後二十年間余往來南北所聞皆同而金上舍堉亦以為親聞於先生幕下士云先生錦山敗後數月余與友人李上舍慶男自礪山向全州日暮投宿村家行路數人亦來同宿夕食時其中一人有不喪服而素食者恠之呼前問故其人曰我是趙提督舊卒為提督行素數月矣李公心義之試以言探之曰為舊將行素其誠

可嘉若至數月則無乃過乎其人曰趙提督非徒爲
國盡忠愛養士卒出於至誠當時幕下爭爲之死一
軍殉義而吾獨以老孱不赴戰所偷生至此常以不
得俚命爲恨行素百日豈云過乎曰泣下不止李公
顧謂余曰睢陽敗卒爲巡遠能若是乎問其姓名則
清州居民金大壽云
先生博古通今明決善斷而天資樸厚不事外飾故
世無知者其知之者亦不過以伏節死義許之而已
至論一世人材則不及於先生蓋疑先生材短而不
適於用雖諸老先生亦以爲然惟李丈亭知之丈亭

即先生之所尊師也土亭嘗與人語人問土亭曰今
世草野間亦有人才乎土亭曰不知也雖然吾黨中
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擺脫名利憂君憂國出於至
誠求之古人實罕其儔吾意以為可用之材此外吾
無知也人曰所謂人材者當大事能辦得之謂也趙
公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至論其人材適用則恐不
足以當之也土亭曰自古能當大事者恒出於安貧
樂道憂君憂國之人趙公為人固非如君輩所能識
也世皆以此人為迂濶無能衆口一談若聞吾言必
大笑之君但自知而已慎勿傳說他日當知吾言之

不安也

鈍庵府君遺事

公諱舳字海賓號鈍庵生而有異幼不嬉戲年三十二辛卯俱中司馬兩試辛酉過四十尚未登第以學行著名企齋申公光漢薦于 中廟未及擢用登壬寅文科廷試第二名授承文院正字以疾沉滯數年安命世通注書尹元衡謂宋判書世珩曰海賓為人當今第一況與我為故舊於公為姻婭注書之任無過斯人判書公亦賢之還謂公曰彦平大監以君為故舊擬望注書幸甚公曰余年將五十始得科名理

宜歸田以畢餘生而至今未果者欲得一縣奉養老母而已注書之任非衰鈍者所可堪若不得免明日便當南歸判書公曰余豈知君固辭至此乎言于元衡以孫弘績代之公曰歷拜兵戶禮佐郎司憲府持平掌令司諫院正言臺侍則公皆稱疾呈辭元衡又謂判書公曰海賓之心吾不可測前爲注書固辭而免今又歷拜臺侍終不隨行吾欲相見問其心事一不來訪幸爲我傳之判書公以其言言于公又勸使往見公不得已嘗以暇日至其家元衡曰海賓何無故情至於此耶公曰我於大監非無故情本以鈍質

衰病日深從仕一事其勢極難又出入宰相家非吾本心元衡曰君之心我所熟知頗有喜色公於是知有大禍目判書公力請補外除靈光郡守元衡與公為故舊李芑即公之外族林百齡妻是公之妻從兄判書公之妻舅氏也皆欲引用公終不肯人以避禍勉之公曰死生有命禍福在天死生禍福非人所為未幾尹鑴安命世孫弘績皆被禍公獨得脫人皆以公為生佛後數年自靈光罷歸于寶城村舍築精舍於松竹林扁以氷壺又作徘徊亭優游經史若將終身後累拜內職及星光二州牧使公皆辭疾不赴

甲寅年除羅州牧使最後又除南原府使到官數年
以疾載歸寶城壬申正月十一日終于氷壺精舍享
年七十三蓋公之免禍判書公以其父為　明廟師
傅　文定特加恩寵一時權勢判書公居元衡之次
故也時公與金河西麟厚優游外服林石川億齡解
官還鄉時人謂之湖南三高宋企村純嘗與吳一相
讌語及幸卯司馬榜中吳相歷數成大谷運徐花潭
敬德金河西麟厚白休庵仁傑而不及公企村曰公
不知其榜中亦有賢者乎曰舉公姓名吳相大驚曰
余不知鈍庵為此榜人也一榜中何多賢者耶公自

幼勤學三四歲即知讀書日夜不撤父兄憂其氣弱
止之不聽十餘歲與儕輩讀書山寺凡所讀朝夕各
有遍數雖進食必誦遍數然後乃食冬日則或羹冷
而凍寺僧請爨煖公慮其弊不許寺僧尤心服焉儕
輩欲與同戲公輒避之空閣懸板終日讀之至今寺
僧不去其板因名曰安某讀書板平生喜讀周易坐
起不釋手不好交遊從仕時罷衙則即還于家杜門
獨處惟洞中年少輩日来問學而已不喜音樂酒色
居靈光羅州南原十餘年一不設妓樂自少至老不
近女色其貞固如此嘗為考官時有同鄉人以優等

入格公坼封見之曰此非其所作黜之其至公如此

朴蘭溪事蹟

公姓朴諱宗挺字應善蘭溪其號資稟秀異聰穎絕人甫六歲見壁上畫席即題曰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得行時尚未讀論語也八歲好觀春秋左傳書于冊面曰明諸侯之罪惡嗟夫子之神聖父兄大奇之及十歲即學爲古人之文日就書閣究觀史籍樂而忘食日記數百千言喜太史公及朱子綱目馳騁貫穿無微不燭人有問之者輒應口誦無疑年十四五文詞日益進尤善於辭賦直以相如子雲爲法汪洋大

肆名振一時中丙子司馬益勵志讀書嘗入松廣山
中取馬韓諸書閉戸端坐終日而讀寺僧不見面目
者數月公素虛羸以力學攻苦勞悴得疾遂廢科舉
絶世務專以頤生養性為務雅好山水築蘭溪精舍
以書史自悞有終焉之志索居淡泊人不堪其憂而
處之泰然時湖南一道論崢嶸公超然特立不與
其議故為時輩所擯斥視之如尋常人及己丑逆變
起梁千頃等會道內諸生于光州鄉校抗章陳逆賊
情狀公伯兄進士天挺與生員柳思敬亦同時進參
公謂其兄天挺及思敬曰此行其不可者二梁千頃

輩以黨論為其徒所推許今此陳疏名爲東人者必皆援入疏中其不可者一也李潑兄弟與吾家相距十許里常常往來情義最切若參其疏則其於故舊之道寧無愧乎其不可者二也天挺曰吾亦知之故今日之行欲沮抑其過激之論也不用吾言則吾二人當立異不參矣公曰沮抑過激兄必不能爲立異不參兄亦不能爲不如不往之爲愈也苦口力爭天挺不聽遂與思敬偕往果如公所言於是勿論彼此無不歎服名爲東人者尤景慕如山斗每言及必以公爲當今郭林宗云壬辰夏倭奴入寇

鑾輿西幸

朝命不通握兵之將畏懦踧踖玩寇退師公慨然與
一二同志抗疏指斥藩臣條陳得失達于　行在朝
廷嘉之特除掌苑署別擢丁酉秋賊犯湖南公奉親
歸靈巖將沂西海達京洛帆檣未具賊水陸猝至倉
卒捨舟登山父年幾八十公躬自負持安置叢薄間
慮爲賊所覘退伏於相望之地見賊向父所處呼號
奔赴抱持痛哭以身翼蔽白刃亂下擊體無完肌終
不暫捨遂父子俱死九月二十三日也死後人有見
其猶抱父屍相與嗟歎曰朴某生而事其親孝竟以
孝死皆爲之流涕

三友言行

金別坐德普字子龍居光州兄弟三人子龍其季也其仲兄忠勇將德齡死子龍痛其非命與伯兄德弘訣別移家于智異山下躬耕自同傭人未幾德弘歿又無承祀子孫子龍不得已還歸故土卜居于先塋之側杜門養病凡數十年人莫知其賢甲子夏自上下教諸道監司各薦遺逸及學行之士本道監司以子龍應　命除　陵參奉子龍年老且病不欲行嫌其蹤迹太露黽勉肅謝留月餘乃還後累除官皆不就滄浪翁嘗與余言及子龍滄浪曰君每評論儕

輩人品必以汝益子龍為第一子龍吾未嘗一面未
知與汝益何如余曰觀其容貌辭氣則汝益子龍為
兄弟至論其人物則汝益寬厚有餘而剛毅不及子
龍子龍剛毅有餘而寬厚不及汝益合汝益子龍可
為全人矣滄浪良久曰然則子龍似優矣丁卯亂余
領義兵而向礪山路出子龍家前時子龍得重病勢
將不救余入與相訣子龍握手而言曰國有大亂則
與兄同事此余之素志也今病至此死在朝夕後日
相逢決不可望兄須勉力以副平昔所抱之志曰流
涕而散其歲十二月遂歿壽五十七子龍所居家傍

有巖巖上有楓樹下臨流泉故人稱子龍為楓巖居士

韓清城嶠字士仰自少從牛溪栗谷兩先生門下與栗谷往復論學書札甚多士仰見忤於人尤為西人所斥故栗谷集全闕其書可笑士仰於天文卜筮兵家山經地誌無不貫通而至於性理之學雖古之大賢無以加焉柳西崖成龍嘗以士仰為人才力薦于朝及西崖被論南還白　上曰臣雖去國惟韓嶠終始信用其相許如此丁卯正月病歿壽七十二平日所著洪範衍義四七圖說家禮補解小學續編等書

皆是前賢所未發者世無好賢之人不惟不推慕而
反排擯之甚於仇敵使此等書將至於泯沒無傳可
惜可痛

趙秦事完堤字德勤重峯先生第二子也爲人端雅
好學其心所存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人莫知其
賢視爲尋常人家貧甚嘗從仕於京　年自　上求
言德勤上疏陳時務所論皆救弊之言而其中五可
憂尤切直拜疏後謄書一通送於余曰有来訪之意
余苦待其行而竟未果亂後與其兄德安及其弟德
厚移卜于琢山深谷中爲終老計未幾病歿惜乎惜

乎痛哉痛哉德勤平日往後書帖藏之巾篋時時披覽以寓余悲感之情抑余衰病已深思事將迫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頗以此自慰也

牛山先生集卷之五

記事

已丑記事

已丑十月前弘文修撰鄭汝立謀叛事覺自殺黨與皆伏誅汝立父希曾希曾以上世居全州南門外至汝立受胎時其父夢見鄭仲夫解脫日亦如之是以親舊皆賀生男其父無喜色年七八歲與羣兒遊嬉刀剉雀雛自翁至趾其父見之問羣兒曰此誰所為一兒先答曰某氏所為其父叱曰汝何為如此殘忍事乎其兒是家間使喚婢之子也是夜兒

父母以眷租事往鄰杵兒在房獨宿汝立乘隙突入挿
刃於腹出隱于暗處兒父母既還見兒流血滿席而死
頓足號哭隣人來會者如市莫知其由相與悵歎俄而
汝立出而謂衆人曰汝等勿以為悵此吾所為也心不少
動遠近聞者或以為惡將軍出矣其父
嘗為縣汝立隨往時年十五六歲凡一縣諸事無不擅斷
自恣官吏不畏其父惟汝立令是聽其父無一言禁止
每咄咄而已及登第不仕歸鄉以讀書為名時往坡山
與李珥成渾相從論學珥渾雖病其氣麤而取其讀書
嘗稱許於士友間至如李珥於　經席薦以博學有才

以此汝立名重朝野一道多士聞風出入至以竹鳥
先生稱之汝立性兇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内外
親戚無不與爲仇敵隣有一士族女青年喪夫與母
同居財産甚饒無意再嫁汝立欲惒奪其志百計無
策以其户下多接强盜言于縣令盡收其奴婢厥家
虛無人母子罔知所爲相對涕泣汝立乘夜强奸竟
以爲妾於是有識之士多有嗤鄙者以其氣魄盛壯
論議風生故一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皆稱歎雖知
其非者亦不敢與之爭辨每與人言必曰司馬公資
治通鑑以魏紀年真是直筆而朱子非之大賢所見

非後生所敢知也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堯舜禹相傳
堯舜非聖人乎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一時臨死之
言非聖賢通論也柳下惠何事非君柳下惠非聖之
和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孟子非聖之亞者乎汝
立如此悖逆之論甚多人皆悅服至如其弟子趙惟
直幸汝成等恠戾之輩到處誇張曰吾先生此等論
議實古今先儒之所未嘗言者惟全州文官李廷鸞
慕仁士子金大立皆以汝立為不吉之人廷鸞是汝
立再從兄弟而世居隣隣極力排斥大立是汝立妻
族而所居與汝立不滿半日程大立嘗於溪邊搆小

亭汝立創建書院於相望處大立即撤毀其亭人問其故則曰相距密邇不得不相從也靈巖居參奉白光勳與其子振南嘗寓京邸振南年少英明汝立見而愛之請留爲學光勳辭以道遠非便及還家鄉人問其故光勳曰師弟子不可不詳審於初羅州居吳希吉嘗受學於汝立見其心術不正即叛去貽書絕之恭仁居武人白光彥有勇力汝立請與相見非一非再光彥絕不往來汝立啣之珍海固城前後除拜汝立嗾臺諫駁之汝立與全州金溝恭仁隣邑諸武士及公私賤人通上下作契名之曰大同契每月十

五日齋會一處或射的或射侯爭其勝負曰射於六藝不可廢也其酒肉則自其家辦出故汝立飛簡列邑求請各物送者如恐不及其徒相與稱贊曰吾東方先儒多矣只以禮學而已至於射藝則今始有之丁亥倭變列邑調發軍馬全州府尹南彦經請汝立計事一號令間軍皆聚會無敢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定領將領將皆是汝立大同契中親切武士也及賊退散遣諸軍汝立令諸將曰他日脫有變故如今日則汝等各領所部一時來到其軍簿一件汝立自持而歸彦經歎曰鄭公不獨為學問之士其才亦人

所不及也及汝立求爲黃海都事金堤郡守人或以
爲汝立非求爲幕佐守令者心始疑之自國初民間
皆言鷄龍山開泰寺新基乃鄭氏所都云云汝立變
名爲八龍與池涵斗僧義衍道潛雪清等五六人往
海西歷覽九月諸山自海西至湖西觀鷄龍山新基
留月餘以詩題山中廢庵曰客遊南國徧鷄岳眼偏
明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葱葱佳氣積鬱鬱瑞雲
生戊己開亨運何難致太平初不知爲誰作最後驗
之乃汝立也涵斗本名景涵以京居人淫奸至親士
族事覺逃避改名涵斗者稍解文字自以爲處士捧

汝立簡以干謁守令為事李洸嘗爲全羅監司巡到順天府點兵于喚仙亭涵斗欲投刺不得黃冠道服乘短驢而過官人拿致庭下涵斗以汝立書進之洸遂迎揖同坐待以物外高士涵斗作一詩呈之曰僻居海東經傳纔通郁知今日犯我相公洸大加稱賞寶城居生員蔡廷海與汝立司馬同年涵斗再到蔡家廷海適在外不相見涵斗曰往長興文希凱家留數日希凱以上客待之涵斗題詩壁上有窘中豆粥光猶記何況今朝酒一壺之句士人李昇見之謂希凱曰詩意有不可曉君何不撤去希凱曰池公乃鄭

修撰門客而真可貴之人也不聽涵斗遊行四方凡
所遇諸人必以其人手筆題其姓名居住年歲本貫
于冊子名其冊曰不忘録載其録者不知其幾嘗行
至綾城縣與邑婢行介相干沉溺留數月不去婢欲
見其行橐則涵斗輒不許婢俟涵斗出外探其橐中
取一冊裂破塗壁即不忘録也行僧本雲峯居民之
子自稱遼東人徧行列邑諸山遇人則曰余在遼東
時望氣東國有王氣来到漢陽則湖南有王氣来到
湖南則全州南門外也以此全州南門外王氣之説
傳播道内先是百餘年前有木子亡奠邑興之謠汝

立以其六字刻之玉版令衍僧置智異山石窟中衍僧與道潛雪清等托以遊賞曰得玉版而來進之汝立時邊崇福朴延齡等在座汝立曰汝何處得此物乎不可以示人深藏之延齡等遂以汝立爲應時之人揚言海西海西人尤信之時有童謠曰桑生馬鬣家主爲王汝立與衍僧於後園桑木鉅咼其皮填以馬鬣日久皮合招隣居無識賤隸者數人故令見之戒曰愼勿出口即削去其皮於是民間盛傳金溝鄭修撰宅有桑鬣之祥先是數十年前天安居私奴吉三峯勇力絕倫超越人家日行三四百里曰爲獷賊

甲午年逃匿不知所在丙辰年又失捕於咸興時柄
權大臣陷於逆賊術中以鹿屯屯田海西蘆田徙民
王非子孫推刷國人大叛皆有思亂之心汝立深幸
售其凶計曰令衍僧涵斗等倡言于海西列邑曰南
方有異人若得志汝等身無賦役又曰吉三峯三山
兄弟領神兵或入鷄龍山或入智異山遠而望之則
人馬不知其幾近而見之則只有人蹤馬跡而已湖
南海西皆以為神人海西尤惑焉於守令前言語間
下吏輩公然倡說或以為吉三峯為王或以為鄭八
龍為王守令不能禁止汝立與朴延齡邊崇福等言

及曰智異山下有神人每事吾常禀命云延齡等問其姓名曰吉三峯也延齡慣聞其名尤信之遂傳播海西僧道潛雪清等始知其所欺四散逃避潛來晉州雙溪寺清來光陽玉龍寺崇福勇力無比或名涘或名白日昇者泰仁居武人宋侃是金大立族侄而與大立世居隔鄰者以才略得名汝立累遣人請之侃不欲往以汝立權勢極重死生任意故恐其被禍嘗一往見因與相從八月汝立親到侃家留數日乃還侃以爲汝立以名士枉屈武人萬無其理心甚疑訝不得不荅禮往至其家汝立與池處士邊生員稱

名及僧四五人通内外日夜同處侃大驚留一日辭
還密言于大立曰吾叔之毀撤溪亭吾嘗以爲過矣
今日始知其不可及也累日不食家人莫知其故古
皐居韓憬嘗受學於汝立九月憬又貢笈至其家汝
立無意講學惟與僧及武士雜類出入憬疑之請辭
退則不許留十餘日不告而還全廢食飲不出門外
父母問其故不言其弟暘密問曰凡何故如是憬曰
不久大事出矣李震言汝立之甥也以翰林八月受
由歸覲九月初還京欲上變告年少不經事罔知所
為與事知書吏相議未及告安岳校生趙球與信川

載寧人一時俱告變于其官信川郡守韓應寅載寧郡守朴忠侃馳至監司營門與監司韓準相議密啓夜半入京　上大驚其夜出御前殿　命招百官百官不知某事遑遑罔極　上先問鄭彥信曰鄭汝立何如人彥信對以博學極口稱譽次問李山海對曰雖博學多才　聖明之世屢召不來其心所在臣未可知也柳成龍以下皆對以不知然後　上密啓出示之左右皆失色惟彥信哂曰鄭汝立豈有如是之理乎時李震吉以檢閱在前　上卽命出去曰拿囚禁府遂分遣禁府都事權湛等于海西湖南搜捕諸

賊彥信於公座謂湛曰鄭修撰萬無叛理汝勿為驚
動從容陪來以此湛不即進去供帳騶從無異平常
行色先圍全州舊家不得次向金溝新基邊崇福聞
告變自海西四日半至汝立家汝立與其子玉男及
崇福朴延齡少子春龍等已脫身逃躲矣湛以失捕
馳啓　上遣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等并力搜
捕汝立等隱匿于鎮安深山谷官軍四出追捕不知
所在汝立等累日飢困令其子玉男丐食民間村人
知其為汝立來輒與飯如是者累日村人尋其蹤跡
汝立等藏身於場邊積藁中遂告于官縣監閔仁伯

領軍馳圍仁伯欲活擒令諸軍勿逼諭以　王命汝立拔劒突出欲亂斫軍人崇福曰吾輩自決而已彼軍人奚罪汝先刺我袒胷受之汝立刺之又刺玉男及春龍等終以劒接腹而伏聲如牛吼劒透腹數寸矣玉男及春龍以年幼畏㥘刺時少避故得不死曰拿致春龍玉男玉男時年十七　上親問曰汝雖年少猶知姓名何等人來往於汝家乎玉男供曰謀主吉三峯也往來者本道則惟古阜韓憬泰仁宋侃南原趙惟直辛汝成等常常出入而侃憬去月間留月餘還家海西人惟金世謙朴延齡李箕李光秀朴杙

朴文長邊崇福等十餘人時時來訪池涵斗及僧義衍不知其所来而涵斗常在家閒衍僧住書堂日夜同處迨齡欲探知城中消息復曰往海西去月晦已爲還家云云時李光秀等自海西皆以被拿而来迨齡纔至城中聞變告直向海西間道至横城爲官軍所捕涵斗衍僧與光秀等一一伏誅惟震吉侃憬惟直汝成等不服而死震吉與汝立書有主盻日甚之語雖不服人皆以爲遂時前左贊成鄭澈在高陽聞變欲赴關知舊有勸澈勿入以避形迹者澈曰逆賊謀害　君父重臣在外觀變不赴

於義不可遂入城肅拜　上以忠節奬之時李山海鄭彥信等秉句李潑白惟讓等主論惟讓子振民與其徒十餘人相聚而謀曰海西守令西人居半其地多李珥弟子必此輩所誣告也修撰朝夕入來來則吾輩當抗章訟究明其誣告擬以柳永謹爲疏頭彥信則欲鞫問告者又以監司率爾密啓爲非欲請推考至於鞫問之際人情莫不痛惋而不敢出言十一月初四日湖南儒生生員梁千會適居館首先上疏請治鄭彥信李潑白惟讓等交親逆賊盤問不實之罪　上深加嘉納初八日鄭澈拜右相仍爲委官澈

素爲一邊人所嫉顯有形迹之嫌按獄之際若不每
人而救釋則畢竟怨毒皆叢于一身是以逡巡辭避
初不欲擔當而成渾時在坡山勸起曰變生緡紳之
間將未免夐迹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獄則其不能
以公心處於嫌疑也明矣國事甚重豈顧後患澈乃
出十二月十四日湖南儒生進士丁巖壽等五十餘
人又上疏攻斥李山海柳成龍等　上震怒招山海
成龍入對慰諭以巖壽等連名參疏者不可盡罪其
名在上列者十人　命拿致推鞫大司憲崔滉執義
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磵禹俊民大司諫李

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咸俞大進正言姜燦李洽等累啓申救　上皆不聽於是館學儒生崔起南等以為自　上求言而反罪言者不可遂上疏力救巖壽等　上荅曰予二十年忝位待儒生未嘗以惡言一加之今况欲致之王府僇辱於桁楊之下使章甫之士與獄吏相對此豈予意哉其有不得已者存乎其中爾等豈能盡測今觀此疏良用嘉焉予過矣當爲爾等從之判中樞府事黃廷彧上劄曰逆賊鄭汝立生出從班人情莫不憤鬱草野多士爭上章論事語激而無倫不知所裁請自今雖有可施事留中毋

下只體念繹用而已政在草野非國家之義事且如
朴淳曾為首輔在　上前面斥汝立以此不容遯于
荒野屢空而卒極可矜愍請依張曲江故事賜祭以
慰之　上頗嘉納時　上親臨鞫問鄭緝諸賊之招
犯　上不道之言無所不至問事郎李恒福洪履祥
等不敢書諸案牘只以口不忍言耳不忍聞書達鄭
約衍僧四賊之招又連累許多縉紳為同謀內應於
是獄事波漫濫及無辜澈不能鎮定欲辭退貽書成
渾曰兄不可不來有三一二年少輩積憤之餘論議
日激而吾力將不能止一也衍僧及鄭約等四人之

口將連累許多紳如頃日鄭緝者云若然則兩鄭以下皆駢首就誅吾力甚單難以動　天二也鄙病大作數日內當入此後無人任此事救此輩之死三也此時一向退後不一来謝可乎未幾成渾以吏曹參判被　召渾辭疾不来　上荅曰國有大變卿不可退在渾不得已入京又辭疾其末曰臣贍不知人莫辨邪正賊臣鄭汝立自十年前訪臣于坡州幾至三四寒暄講問書尺臣皆酬酢至甲申年而止今聞臣僚有一通書而解職者臣則抑又甚焉者也伏願命治臣罪以肅朝綱軍資正金千鎰上疏曰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萬古昭揭之至訓而邦家之治亂又由於此本之固不固耳臣近察逆賊之兇謀秘計欲肆犯上之惡先窺邦本之搖而巧生陰謀圖嫁民怨於　殿下無所不至者素矣而廷臣莫之悟矣　殿下莫之知矣盖六七年間自誇多識欺罔縉紳締結當路之輩身雖在外遥握朝權凡朝家籌畫之事無不參議而憑其備邊之公論欲濟喪邦之私臆指嗾柄權之相逐歲圖遣使命於西南侵虐窮民蕩覆財產既極流離困苦之怨而西南之邦本又大敗矣加以假托實邊一時並刷徙民於六道侵督百

餘年許接疑似之人因繫嚴刑惑於星火而愚民目見慘酷之禍連坐之及爭相逃散多至舉里之空虛者其顛沛流離之際怨詈 君上之聲徹於九天而六道之邦本又更斲喪矣此莫非逆賊使 祖宗在天於生民之術有以售也嗚呼痛哉幸賴 上嫁怨之靈默佑於冥冥之中而妖術敗露已除元兇繼誅妖僧其他黨與亦皆次次就戮則哀彼失所之氓雖或有陷誘者蠢蠢之類何足盡誅亦當擴天地生物之心而恕之取脅從罔治之義而赦之以除危懼之疑以牧離散之心者乃是今日救惑如焚之策也臣

在鄉之時伏見飢荒之民朝夕將散而又有賊變彌
月騷動捕賊護送之軍餓什號怨之聲播於道路耳
不忍聞故頃已略達陳疏之中矣厥後連聞南民之
優更有甚於前日而連坐因人盈溢於列邑之獄中
捕護軍卒充滿於遠近之路上必有餓殍之塡矣邦
本分崩之患一至於此極逆賊禍國之計猶行於已
死之後尤極寒心寧不思所以惡圖固本之治乎又
念近者朝野亂敗之害有如病人輒服毒藥痛注鼈
胃不可不用和平之劑以安之也彼其賊黨之招迓
及於縉紳恐有誣告之寃不用至公至明之辨

以全至聖至仁之德也此輩私竊昏暗而終墮其術
妄相推奬至使逆賊席勢張威以煽叛逆之亂則固
不得辭其罪矣至以同叅逆謀究罪而致之極典則
恐非原情之科也況其中與汝立平生作讐而國人
所共知者或有之則尤見誣招之驗矣其他元非大
端連坐而自辭連詰問之輩久滯牢獄者亦多則不
無凍死抱寃之恨於 聖明之下伏願 聖慈垂仁
細納爲臣固知僭越妄言之罪不勝愛君憂國之心
故洞見邦本已喪於外膜心將潰於內而若無汲汲
收拾鎮定之道則治亂之機立判於今日而問不容

髮此臣之所以不敢含默者也時　上怒方震留中不下趙憲常言汝立謀叛憲自謫所豪放而還諸士大夫相與慰賀曰公何以知汝立之為逆乎公之先見不可及也憲曰吾非先見之明汝立嘗於　榻前頗有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汝立殊無惶懼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而出此非逆賊乎顧諸公未之察耳衆皆歎服一日　上問諸大臣曰汝立兇逆如此無一人知之者知人之難固如是乎成龍對曰當時豈無一二人知之者乎汝立還執朝綱聲勢甚張言其

過則大禍立至其執能忘身盡言乎　上問爲誰成龍曰臣之亡友李敬中洞知其情狀嘗於臺侍之除重駁之其時臺諫互駁敬中使敬中終身沉滯而死矣　上問其時臺諫姓名成龍曰歲月已久臣忘不能記考之史草可知矣　上命史官查出則掌令鄭仁弘持平朴光玉也　上特命削奪其職十二月初八日　傳曰故執義李敬中曾爲吏曹佐郎時當逆魁盛有名稱知其爲無狀極力排之不通清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羙謚以慶之西人自甲申以後爲東人所攻不容於朝者九

五六年矣積憤之餘無識之輩相與倡言曰某乃某
於某是逆類某乃某友某是逆黨以此名爲東人則
勿論朝士儒生舉皆有疑懼之心其時士子中惟李
貴申應矩吳允謙辛慶晉鄭曄成文濬崔起南李廷
龜等十餘人持論公平及鄭澈爲委官貴謂諸友逆
賊出於東人治獄一事自 上專委西人而西人中
位高望重者惟鄭松江一人而已松江雖有清名雅
操而力量不足不能鎭定浮薄之輩則此西人他日
無窮之禍吾欲言于松江未知貪意何如皆應曰諾
貴遂與辛慶晉偕至澈家謂澈曰此時治獄雖以亡

師當之猶恐其鎮定之難況大監乎設使大監處事十分無欠自東人觀之必不滿意大監其亦知此乎澈曰君等之言正如吾意何敢不盡力乎及辭退貴又曰大監若信吾等之言事事協於人心則吾等當更見大監矣不然則大監之門永絕吾等之迹矣及推鞫之際澈時或沉醉戲談頗失人心李貴數月不往見澈一日於路上見貴令下吏固請之貴與成文濬偕至其家極言時事乖悖之狀澈掉頭搖手曰君之前言極是極是如此之輩非吾所能鎮定也嗟嗟久之時館學多士以營救逆賊罪振民等李貴崔起

南爲公事色掌貴以爲振民等所爲果是駭愕然原
其情不過無知妄作汝立當初假托儒名厚誣一世
亡師亦被瑣欺送狀未顯之前何以知其爲逆乎況
柳永謹其時方在安山振民等欲爲跋頭之意渠實
不知以此罪永謹不亦寃乎滿座皆以爲不然論議
崢嶸貴不能泪羣議復曰其時會議振民家者不能
一一的知似難以一二之傳言罪之但振民則不可
謂之讒逆而其父惟讓與賊爲婚姻家而渠亦輕義
此言不無其罪永永謹以擇交不明五朔揖
徒其餘置而不論可也永謹等皆前日構陷亡師不

遺餘力者與吾義不相容而但目此逆獄誣人以罪
決非士君子所為諸生不得已勉從之彦信繫獄故
舊親戚無一人顧視者惟李貴力救曰吾與鄭協自
少相從情義甚厚渠家之不取汝立吾所詳知去辛
巳壬午年間吾聞汝立博覽羣書欲往受學以協與
汝立有族分構長書一通與協使為先容協裂書投
地曰若欲問學於我可也何必汝立乘谷亦不詳
此人無狀矣其後汝立背叛亡師阿附時論吾以其
反覆書示坐客見者無不失色協亦在坐獨徹笑曰
汝立本如此何足怪乎云云子既不取汝立則其父

反與之同叅逆謀乎及彥信賜死貴又遑遑奔走竭
誠營救而力不能時成渾欲上章伸救而未及陳達
貴往見渾曰先生雖欲陳疏臺諫時方論啓今明間
若蒙允則事未及矣不如移書委官通于臺諫使之
停啓可也渾即爲書與貴直送于澈澈曰吾意亦然
但主論臺諫崔滉與吾情好不密難以書通爾可爲
我傳說貴即往崔滉家曰其子有濟告以澈意滉以
貴爲動撓臺諫與其同僚具宬欲避嫌請罪貴適遇
具宬於金長生家於衆中大責曰我洞知恊家無與
於逆謀故爲其父盡力分疏未爲不可君等與鄭恊

亦爲故舊而不爲伸救其父反以我動撓臺諫欲避嫌請罪朋友之道果如是乎云云時館學以白振民營救逆賊事出大議事回文而掌議李爾瞻李昌後趁不出回文以此爾瞻昌後皆被削籍時館學削籍則四館停舉四館停舉則臺諫論啓臺諫論啓則即命拿鞫爾瞻昌後禍將不測昌後與吳允謙素相善昌後奔往請救允謙曰如此等事非玉汝不能辨昌後曰玉汝安在允謙曰與黃愼今方來宿吾家耳仍招貴出貴與愼即出見則昌後語貴曰頃日泮中金斗男等累以君解損事言于吾吾畏惕時論不能解

之今吾至此何敢望救我貴屬聲責昌後曰君非士
君子此時何論私怨君等之事係開士論吾當盡力
周旋卽乘昌後馬往見翰林具寃曰爾瞻昌後以迹
不出門文遠加以營救遂黨之罪若曰此竟至於冈
極之地則君等將得罪於士論無以更見吾輩面目
矣寃卽折簡同僚而解停崔永慶吉三峯飛語傳播
之時梁千頃兄弟姜海鄭大成等適同接于京中宋
爾昌空家大成是永慶之族侄而自晉州流寓于湖
南羅州地與千頃等相切者一日淳等見諸賊招崔
三峯智異山下年可五六十面瘦而長面鐵體長髯

長過腹語輒喘發等辭大成曰觀此則寃然吾崔司畜叔氏之容貌也一日千頃大成相與戲談見賊招中遂賊名有海字者大成謂姜海曰君殆哉殆哉千頃被罪時君必連坐君亦殆哉時李貴大言折之曰雖戲談此何等時而君爲如是之言耶千頃交以貴爲護遂之徒貴曰吾少時受學於先大人與君情義至切不意君浮虛輕妄至於此極也今日吾與君絶交矣遂還家滿座無不歎服云至於湖南持論和平如李貴者絶無惟光州居進士朴宗挺一人而已丁巖壽等會道內多士于光

州鄉校陳疏時宗挺伯兄進士天挺與生員柳思敬
亦同時進參宗挺謂其兄天挺及思敬曰此行其不
可者二梁千頃輩以黨論為其徒所推許今此陳疏
名為東人者必皆援入疏中其不可者一也李潑兄
弟與吾家相距十許里常往來情義最切若參其
疏則其於故舊之道寧無愧乎其不可者二也天挺
曰吾知之故今日之行欲阻抑其過激之論也不用
吾言則吾二人當立異不參矣宗挺曰阻抑過激兄
必不能為立異不參兄亦不能為不如不往之為愈
也苦口力爭天挺不聽遂與思敬偕往果如宗挺所

言於是勿論彼此無不歎服名為東人者尤景慕如山斗每言及必以宗挺為當今郭林宗云

白惟讓父子皆出於鄭緝諸賊之招以為同謀內應俱被拿因汝立文書中惟讓與汝立書札多有不道之言　上以濃墨涂去其甚者下于鞫廳如此人少無人君之量八字豺忌狼愎四字以其墨淡之故人人無不傳誦事至不測澈以為以書札問事處加刑戮殊非義事從容進啓受刑一次後定配壯道緩至配所又出於宣弘福之招與其子振民同斃杖下自

上命以逆賊科斷澈獨倡曰啓曰　經幄間出一

汝立已是不幸而惟讓雖無狀豈復爲汝立乎　上
大怒以專輒下　教澈惶恐不敢復言即遣委官
李洁八月晦間以舍人巒奉妻子上京路出金溝縣境
行至鍾鼎院汝立出餞于院樓酒半以酒書于盤面
以示洁洁失色驚起登馬快走帶弓矢追之者十餘
人洁亦多騶從不敢犯洁馳入縣客舍即裁書付奴
納衣縫送于厥兄澂謂縣令曰路中似有賊患甚可
畏也須發軍護送我行縣令即以邑底居民五十餘
人護行曰於路次各邑傳遞發軍過車峴後乃已時
武人林悌與其從子地埈及適上京遇於路洁大

喜遂與同行蓋洁待其兄至欲相議處置也潑見書即日登程至全州參禮驛聞京未幾變日夜倍道至京未幾潑洁皆出於鄭緝之招以為同謀內應俱被拿囚潑與李廷鸞同在一間潑謂廷鸞曰知人固難此賊人所易知而吾獨不然君有佩刀乎抉吾目此目何用又曰君既與賊為仇讐萬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無所恨矣幸蒙寬恩此後又為偏黨乎握手相泣數日廷鸞蒙赦潑賴澈伸救宥配北道遇安敏學於路潑謂敏學曰歸語季涵吾之負季涵多矣季涵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失聲痛哭纔至配所又出

於樂安逆賊宣弘福之招還被拿鞫與兄汲皆死於杖下潑在獄謂同繫者曰吾不用趙憲之言以至於此追悔何及以血書裾曰妄交逆賊禍及老母南望痛哭地黑天蒼盖憲嘗以不絶汝立終有大禍戒之故其言如此洁未及加刑澈謂山海成龍曰景涵屢出賊口無可奈何洁亦未可救活耶成龍不荅山海起出澈獨啓　上震怒曰此乃鄭澈所爲山海則必不如是即　命加刑亦死於杖下潑洁死後母尹氏及諸孫皆被拿囚尹氏時年八十自　上欲鞫問澈終始引法論啓曰拘留獄中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

功刑房承旨李廷馣等同參其坐終始目見不敢出一言尹氏自獄出入鞫廳澈痛禁獄卒令女醫扶持成龍不禁獄卒至加壓膝尹氏但曰子既與賊親尊其死固宜此老身何以知之遂死洁知賊情狀而不即進告使其一家嘯類不遺洁之無識死不足惜矣潑洁與汝立爲腹心丁亥戊子巳丑數年間汝立往潑家歲必三四來輒置之內房令外人一切不知或有問者稱之以鄭生負云有徐廷厚者嘗偶至潑家見其行色問其僕夫荅曰京居鄭進士以推奴事往下道歷宿于此云廷厚曰金潙鄭修撰行次人孰不

知其儻笑而不言以此人多疑訝潑洁兄弟嘗遊山寺留數日乃還壁上有凄凉承旨宅寂寞舍人家一聯後數日墨迹自沫潑洁大加憂慮潑兄弟四人其季曰潑卜者宋祥嘗以潑爲最吉潑洁汲三兄爲極凶後潑未成一名而夭潑洁爲名士汲以蔭補官人皆以祥言爲誕妄至是皆服後 備忘記曰李潑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朴栻之招又出於鄭約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又出於回伊之招同參事狀不一而足況其平日與賊締結綢繆合爲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況春秋討賊之義身無存沒時無古今

潑等事狀昭著證據已悉依律處斷又　教曰大明
律有奸臣籍沒之条潑洁締結逆魁之罪甚於奸臣
籍沒財產時南平縣有童謠曰南平宰相潑洁人皆
未知其意至是而驗
鄭彦信當初宣傳官李用濬往探逆家文書彦信密
令滅去其書而李以武夫只去彦信二字而所謂宗
老信族老信等書札則盡取入内彦信不料如此梁
千會疏入彦信欲陳辨與其諸子相議長子恊以爲
不可諱彦信從其少子慄以不通書札上疏自辨
上下教曰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爲多有未安者然在

大臣之位乎何暴舉而形於辭色自初推鞫踈漏乎
固已疑訝千會之抗章鳴呼脫矣而今反上踈以辨
辭說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今下
封書十九張未知此某人書札至曰悠悠時事欲陳
支離又有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爲親厚不
通書札脩餙許多辭說耶彼小官事何足言身爲大
臣乃敢面瞞如此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
書而念慮多也豈計不足而不爲哉蓋意有所在也
今日雖欲無言其可得乎二十年待大臣之節曰此
而喪盡无有痛甚政院見之謄書後還入初七日府

啓鄭彥智金宇顒白惟讓或以交友或以連姻與逆賊俱有相厚之分不可仍在朝列鄭彥信曾與逆賊有親戚相厚之分通書問訊非止一再而身居台鼎之列不思以直事君之義　天日之下乃敢以不通信飾辭自辨其欺罔　君父掩護已罪之狀昭不可掩決不可一日冒居請命罷斥院啓鄭彥智與逆賊有同宗相厚之分人所共知而久居銓衡重地物情莫不駭憤白惟讓以有識文士連姻賊臣之親與之相厚金宇顒亦以士類而擇交不正與逆賊相親爲友李潑李洁等以逆賊盜名欺世而妄加推奬引置

臺閣此實由於知人不明而其相從交厚之罪自不可免如此等人不可仍在朝列鄭彥信以年老位尊之人托交於新進疎屬問訊相續許為知己苟且狠鄙之狀已為可駭及聞逆賊之變則所當具由自首席藁待罪之不暇而反生掩護之計肆為欺罔之言天日在上略不畏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前參寵擢驟陞具瞻之位　聖上之待彥信果如何哉而彥信之負　聖上至於此極論以王法自有其律而臣等之請罷亦從未減豈可諉以大臣而不治其罪乎並命罷斥　答兩司啓右相事大臣罷職

豈不知體面重難但事係非輕茲依所論惟切自歎而已潑等五臟盡露此甚可慮言官之道論之宜詳以直可乎無乃潑洁者或有之乎二人被論或哂之者乎氣息奄奄無乃澌盡乎未幾彥信彥智兄弟俱被拿囚及澈為委官彥信在獄兩手攢祝曰右相出仕吾屬生矣十二日　上親鞫澈與左相山海入侍汝立侄鄭緝招引鄭彥信彥智李潑洁白惟讓洪宗祿等同叅逆謀將爲內應云　上命鞫彥信以下彥智供辭誤罔　上盛怒大憲崔滉啓曰臣是法官只知奉法彥智不可饒貸澈進啓曰朝臣之交親逆賊

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世羨事且彥智素無知識老妄失對不足深責　上怒稍霽乃並　命除刑遠竄彥信中道付處兩司啓曰彥信當變作之初榻前面對時已有營護逆賊之意及推鞫之時亦有終始眩亂之迹至以推治元告為言欲使獄事稽緩請命遠竄從之庚寅八月十九日　備忘記曰鄭彥信欲斬告者之說推官既已親聞則更無可言者矣彥信公然發說於廳中若無所忌其心可見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朝廷無一言今因梁詷疏始得以聞

之是亦可恠之事也夫彥信身為大臣敢肆欺罔其兄彥智即效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矣他何可說哉不勝痛駭之至鞫廳回啓曰彥信此說傳播已久遲延不以上聞臣等之罪大矣彥信之說既已發現今不可置而不問即招他大臣議罪何如　傳曰依啓澈啓曰小臣於上年十一月蒙被異恩十二日謝恩因參親鞫入侍之列其時彥信已在鞫囚之中矣彥信當初欲斬告者之說臣未及親聽而至於傳播已久聞之亦熟而因循含默終未上聞者誠以此事臣子常情所未到疑信遲延以至今日草野進疏　聖

上始知之朝廷無言之罪臣實首犯乞罷臣職　答
曰可憫之甚故啓之矣勿
府堂上問彦信斬告者與否金貴榮以爲左耳偏聾
不得聞之李準以爲坐處稍遠不得聞之李山海以
爲日久不能記而黃海監司狀啓回啓時彦信之說
似發於此時矣俞泓洪聖民皆以爲聞之云云大司
憲洪聖民啓曰昏愚小臣曾叅推官之列當時之事
可憫可痛者非一二切欲披瀝肝膽以瀆　天聽而
勢有所難迹有可嫌趑趄未果時月屢更論臣之罪
萬死無惜而臣情則可憾矣遂賊之變出於縉紳積

年盤據之餘故推鞫之初持兩端者居多如微臣者雖爲推官曾爲時輩之斥雖或出言於其間人或反目以視臣每與俞泓相顧而語咄咄以歎矣及其產信情迹敗露於　聖鑑之下已被海島之竄則朝廷有一種議論以爲朝紳壞敗人心危懼不可無鎮定之道亦不須爲已甚之舉愚臣妄見亦在於是而形迹之嫌不可不避故含忍而不發矣至於草野抗章自　上有問則雖以微臣之一塊肉投於鼎鑊之中臣安敢計較於生死而有一毫欺慢之語也但於其時日暮事遽猶有未盡其曲折者盖當初發言之時

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小臣時為漢城判尹山海顧語小臣曰吾見與判尹之意同矣彦信再三唱說則山海稍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事言之則右相之言是矣俄而彦信欲推黃海監司小臣果言其不可推之意座中亦有言之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而有曰不能分明記憶者此也然不能無怪焉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致此也

君父何以生為臣有此懷竟不能達於逆賊推鞫之時又不能陳於彦信論罪之時臣與彦信厥罪惟均敢詣闕下伏俟司寇之刑 上以親見不即言通

差正言黃慎啓曰推鞫之時邪議橫生苟非洪聖民
俞泓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當時參鞫之
人既已親聞彥信悖逆之言不能即達　天聽其驚
駭痛憤之心固當無一息之暫忘而前者　下問之
時或以爲不得聞或以爲不得省記含糊顧望莫肯
明言此果人臣事君之道乎李山海之言雖與稱耳
聾者有間而亦未免模稜之失此聖民之所以不能
無恠也當初不即言之失則聖民亦有不得辭者而
觀其避嫌之辭據事摭實明白直截雖使山海聞之
亦將愧服之不暇假曰聖民之言微有過當不猶愈

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　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於此臣恐依阿顧望者目是得志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也　上特出慎為高山縣監李山海初度呈辭　答曰百計圖卿之懇予已知之悉矣雖萬人攻之可也吁卿去則他相不能自全矣是豈義事卿勿復為呈辭遠出行公則多有好事不能則必有悔之者矣　聖教所謂他相及悔之云者此皆指澈也時山海自緣固寵故譏洪黃皆以語觸山海忤　旨而　上又疑洪黃之論希澈意故　批辭如此及彦信賜死命下山海成龍相顧失色不敢出一言澈獨

倡回啓曰宋朝未嘗戮一大臣以爲忠厚家法我朝二百年来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不敢有他議　上曰宋朝亦有無状大臣如彥信者乎依前旨賜死澈欲再啓力救山海成龍皆不荅成龍至曰宋朝亦有盧多遜云澈與洪聖民商議而獨啓之乃得減死移配大司憲崔滉等請更鞫彥信而措語歇後　上有未安之教兩司全數避嫌啓曰臣等濫忝耳目之寄當此討賊之日目見極惡大憝如彥信者則所當明目張膽極論抗議以洩朝野之憤而誠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辭不

直截徒歸塞責之地請亟賜罷斥　答曰不敢知卿
等之論不獲已耶欲已而不能已耶以數字爲塞責
之計奄奄如屬纊之氣者果何故耶以爲意信無可
數之罪耶或慮其不能活耶已與大臣議斷其罪卿
等勿憂其或罪也噫古之諍臣其言如霜雪今之諍
臣何如是姜甫耶昔者張禹欺君朱雲願借馬劒秦
檜講和胡銓請開黨禁此二賊者未嘗不是大臣而
兩人者初非有言責之任者也特出於不堪其憤激
欲伸大義於天下耳今意信得罪　宗社背國之賊
也論以王法合懸壯閣菊貸其死者只緣大臣之志

不可不慰大臣之懇不可副非以彦信為可恕也
為臺諫者是宜相率極言而竭論使傍觀者髮
皆上指凜凜然後人主優假示以寬典
方為得體亦可以折後日奸臣之心也今卿等章疏
恐不為鄰國所仰予實恥之不但傳書於四方後無
以見雲銓深恐老奸偃卧獄中詭服而窃笑也予非
欲加彦信之罪而有此說也為士氣而惜也為後世
而惜也澈與僚相啓曰鄭彦信罪惡輕重王法所難
撓改臣等承推官之命徒知區區於姑息之一端妄
有陳稟而不覺其失人臣執法之義不能奉天討以

正國典伏見昨日下臺諫之　教斯實罪在臣等惶恐隕越待罪云云　答曰是不然大臣與臺諫其體各異卿等之所為則深得大臣之體爭雖不淑豈有不諒之理實喜有大臣也惟臺諫之體則似不當如彼其無氣也觀其措語甚為可哀不得不發言以警後人而已非有一毫加罪意信之意也亦非敢以大臣之意為不是也宜勿待罪先時五六年前都中樵童牧豎相與呼唱道路曰汝立汝立鄭汝立彦信彦智潑洁寒白惟讓人皆未知其意至是而驗

曹大中以都事巡到寶城郡聞變達夜涕泣之說郡

人鄭僑往羅州地與柳潑諸人語及大中涕泣事於是曹大中爲賊涕泣之說傳播遠近監司洪汝諄以其狀問于寶城郡鄉所色吏座首宣廷進貢生林吉雲官婢命介等招皆以爲爲賊則未可知也涕泣則有之矣及南儒疏上諫院以爲賊涕泣論啓正言黃慎謂同僚曰不察真偽徑自論啓似爲未安若以大中爲吉人則妄交逆賊心必悔悟以大中爲奸人則與賊親厚之迹猶恐其見著爲賊涕泣於情理萬萬不近不可輕易舉事僚議遂止及慎適後他臺諫以涕泣行素論啓大中遂被拿加刑訊大中以詩一絕

呈于省坐有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之
句時沈守慶代澈為委官判府事崔滉欲進達守慶
曰臨死亂言何可取信不進大中曰斃杖下三月十
三日也後滉以其詩達於　遣中以爲涉於怨上
上震怒遞免　命盡拿大中子婿弟侄論以逆律澈
獻議曰曹大中本以陰邪險妄之人奴事李潑白惟
讓輩附會邪說恒言李珥成渾可殺以挽時譽遂得
注書薦又與逆賊交結甚密逆賊自斃之後涕泣行
素之說發於公論今觀其詩怨懟　君父蓄怨朝廷
之狀所難形言然比諸伏誅逆賊不無有間若斷以

次律可以得中矣　荅曰曹大中渠之所爲他不須舉論亦非予之所知也但以逆黨推案而自以爲是親自書則是亦渠已自實不諱矣亦據此一語斷之可也事理甚明不待他說當待推鞫各人處之仍命嚴鞫大中妻妾澈又獻議曰大中兇惡情狀已盡露於言語詩句甚於護賊之罪自有其律律但其妻妾歷膝一事於臣等之愚見有所未安雖叛逆大罪於本身伏誅之後只施緣坐定配之法意有所在況逆賊與護賊罪有輕重今以護賊議大中之罪而並鞫其妻妾若身與逆賊者然於國家刑政大體恐有所

未盡臣等愚意只以護賊之罪罪大中其餘稍寛之得中處置似無不可臣等於大中有何一毫顧惜然以刑政不中恐或有妨於 盛治敢此陳稟 答曰大中護賊之狀則已著無可疑但其所以護賊者乃同參逆謀故也不與之同參而乃與之庇護乎夫逆賊者人人得以誅之者春秋之法先發而後聞之大中護賊既已自服予知其此賊與之同參也澈覆獻議曰臣等伏見 聖教大義至嚴難容他議茍以臣等愚見言之護賊者未必不參逆謀而亦或有不參之理此所以參謀與護賊之律有輕重之殊也大中

之於逆賊交結庇護之罪則已無可疑矣而同謀則未有現著必謂之同參加以壓膝恐或過中伏乞
聖慈更加商量　答曰參謀與否未鞫前難以臆斷必須訊鞫可知然當依啓女人則勿爲訊之由是子婿弟侄皆得免

鄭介清嘗作一文字論東漢節義晋室清談介清拙於製述其所措語反爲排斥節義有曰終必至於亡人之國又曰其爲亡國則一也以此一道多士譏議攻擊及丁巖壽等陳疏以介清爲排節義又以爲與賊親厚入於疏中其徒裵奠等上疏伸究曰乙酉歲

鄭介清以昭格署叅奉獲叅校正郎列與汝立公坐校正僅十餘日而即歸林下矣介清所與親厚講論者只故判府事臣朴淳一人而已汝立家出入親密之亦一朴淳其好惡既至矛楯則汝立家出入親密之心從何以出哉其究幻甚矣及介清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監司洪汝諄以真偽訪問于羅州一鄉時柳潑爲座首幸彭年爲鄉校堂長皆以的實回報未幾臺諫以與賊親厚遂賊數日同坐面目相見清供曰臣前校正郎時與賊數日同坐面目相見而已前後絶無相通之分臺諫以罷職啓自 上下

介清與逆賊書曰　傳曰此人作排節義論必好與節義相背并為推問且其書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凡一人而已所謂道者何道也校正時一見前後絶無相通之說無乃近於欺罔乎又　命詞官將介清著說逐條攻辨榜示列邑鄉校以正士習受刑一次後定配北道會寶城居金用男金山童等與古阜郡守丁熽同議告羅州人林地松廣寺僧性熙與吉三峯留松廣寺三日庵同謀起兵林地以戰馬買賣事歸順天妻家三峯入智異山林地一門諸林及松廣寺僧惠熙希壯心懷心淨等三十餘人及寺旁近居

民河青山南論月等二十餘人拿囚禁府鞫廳啓曰松廣寺距寶城八十里距順天六十里距古阜三日程林地性熙若與吉三峯留松廣寺三日則朝廷方求吉三峯之際用男等何不告于六十里順天乃告于三日程之古阜乎古阜郡守丁熖之妾即用男山重之妹也其間情狀未能的知熖恐其獄事不實反坐自其郡多載綿布行賂禁府獄卒教誘性熙使之誣服熙不援引諸林自以爲與汝立同謀於是諸林皆蒙放惟林地受刑一次後定配北邊熙文書中有秘記與逆賊所藏一般自 上問曰此記從何得之

熙供曰某年間往汝立寨汝立謄書許之曰以藏置耳　上曰其時汝立獨在耶座有他客耶熙供曰與二客同坐其一前谷城縣監鄭介清其二忘未記憶介清還被拿　命已死於謫所七月二十七日也介清本名惟清世爲羅州鄉吏其父兌鄉移居務安守沈義謙農舍資其生理尚不能保介清棄妻爲僧以風水周流諸處至寶城郡壯村金錫男墓山齋舍留止數年鄉人勸使長髮改名介清錫男有妾女子鄉人言于錫男欲妻介清錫男從子津曰聞介清有本妻不可許介清以其本妻失行呈訴監司到付本郡

鄉人又勸之錫男許諾津又曰介清欲娶他妻誣以本妻失行其心罔極決不可許介清曰交嫁安門婢名銀伊居户下累歲安門與奇大升爲一家安門指揮介清往拜奇大升請師事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而不納介清辭退坐客問大升曰公何拒之甚耶大升曰君子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介清不勝慚憤即上京曰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淳留置廊房教其婿李希幹及子侄等介清亦受學於淳淳愛之如親子弟幾十餘年爲爲齋郎介清之於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後介清

反附時人欲掩其跡時往淳家致其款意人無不痛憤淳猶不疑待之如一有言於淳者則淳輒怒曰鄭介清豈敢如是乎一日介清往謁淳於永平白雲山下淳問曰汝自何而来介清對曰自務安本家来矣淳曰自此向何處介清曰與鄉人同行不可先後今日入京留數日還家矣淳女李希幹妻朴氏令女奴問介清去就於其僕其僕曰某月某日離家來京留廿餘日今始來此矣女奴曰然則以何事而久留京中僕曰如我迷劣下人不知其由側聞谷城有闕吏曹判書約以除授故昨日午後往判書宅昏時辭退

矣判書卽李山海也未幾介清果除谷城淳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乎金長生與介清未嘗識面及介清叛淳人言藉藉長生猶疑信朱定後同爲祭官長生欲探其真僞問介清曰尊兄久從思庵恩義極重所學幾何介清曰聞其家多有書冊故往來借覽矣長生始知其無狀以此澈於介清常以爲不測之人至於排節義推問之際介清曰此朱子之說澈勵聲曰朱子朱子汝何知朱子朱子於其師背恩忘德乎介清垂頭不復言其後澈每語及介清又曰介清未叛之汝立汝立已叛之

介清其惡之之甚如此

崔永慶變初海西諸賊相繼就伏其招有吉三峯崔三峯智異山下年可五六十面瘦體長鬚長過腹等語於是訛言騰播指以為崔永慶其後諫院有發言於完席者正言黃慎以為　聖明之世不可以飛語罪人況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今以曖昧之言罪之則必失一道人心此不可不慮也司諫柳根曰正言之言是也昔諸葛亮云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許靖是也及亮為政猶用靖以恢蜀中人心以此觀之虛名亦不可不顧也其議遂止最後獄事大起永慶被囚盖

永慶三峯之說當初晉州品官鄭弘祚言于判官洪
廷瑞曰吉三峯是崔永慶也廷瑞言于密陽教授康
景禧景禧言于監司金睟金睟言于都事許昕許昕
言于右兵使梁士瑩金溝居金克寬是汝立妻族而
其弟克寧以汝立門徒定配壯邊者克寬亦以此說
言于濟原察訪趙應祺應祺言于監司洪汝諄汝諄
一邊馳啓一邊移文梁士瑩則永慶已被囚矣曰拿
致禁府澈啓曰永慶以三峯為號與否請令兩南監
司覈實以啓然後隨為處盤問云一日上下教三省
曰所謂三峯者或有其人而未能物色如邊涘變幻

名號在安岳則曰崇福在全州則曰邊涘在東萊則曰白日昇若以邊涘指為白日昇則無從尋捕三峯之說何以異哉云又　下教曰予偶閱地圖見得居昌縣號亦曰三峯而有全八顧兄弟通書于逆魁者實居居昌並令拿來證問成渾聞永慶被逮即貽書鄭澈以孝悌清脩力救澈於　榻前啓曰永慶獄事了無端緒可尋臣之所聞渠素尚氣節又以孝友著名於世嶺南士論亦極推服萬無逆謀同叅之理臣與永慶素昧平生不敢有私特以所聞如是故敢達云云　上曰予見渠與其弟書則果似友愛者

矣別無該落判下之　教澈不敢更有所達而退及
鞫問永慶供曰平生無一見忤於人惟與成渾絶交
矣至於逆賊則暫相識通書問自某年以後則絶不
相通意氣自若自　上下逆賊與永慶書一紙乃某
年以後書也有約會頭流之語仍　教曰永慶篋中
有此書何欺罔也於是永慶惶惑喪氣不知所對但
曰老病昏忘初不省有此書也澈仍啓曰老人容或
忘之渠豈敢欺罔乎一月　日　上又下一詩曰永慶篋
中有此詩何等語也極爲兇憸為先推問以啓其詩
末有半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挽有髮僧之句永慶

不知所對但曰臣素不解作詩有友人李魯者以人傳說詩書示偶置篋中耳澈仍啓曰此詩臣亦曾聞乃昔年鍾樓上匿名詩也渠之不能詩人皆知之上意稍解　答曰分明是永慶所作然姑停刑推未幾　上命放囚　傳曰永慶身居林下自以爲處士連通權貴遥執朝綱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爲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　又曰天網恢恢渠固難逃其日憲府以遠竄論啓諫院請命再鞫初啓依　允永慶還被拿囚澈私會得見通報大驚即以小柬問於憲長尹斗壽曰此等事何不令

老夫知之斗壽答書曰事已至此發論後憲長奈何
奈何澈謂沈喜壽曰一拿永慶已甚無據至請再鞫
後世以此輩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於儕輩力止之
乎澈又草啓辭若刑推 命下則與柳成龍約為聯
名同救未幾永慶病死獄中九月初八日也澈嘗於
省坐指永慶曰彼漢欲斫吾頭如此以手畫其頸曰
大笑成龍曰此非戲談之地澈曰人皆以面見為謹
慎君子季涵為虛妄君子謹慎與虛妄雖不同其為
君子則一也顧謂山海曰吾之為此言非戲也他日
以余為構殺永慶之時欲以為口實也成龍微笑山

海默然盖永慶平日每向人大言曰朴淳鄭澈梟示然後國事可爲云故澈言如此永慶在獄貽書嶺南親舊極言鄭澈力救之意鄭仁弘裂破投火以此人多不見疑信未定後有問於永慶族孫鄭惟敬則投火之說果然矣

庚寅二月十八日備忘記曰領府事盧守愼前在政府於甲申冬承　命薦進賢士而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人君欲得賢士訪問大臣而所薦者無非奸賊之輩自古安有如此大臣乎不幸予適偶燭其狀此輩踈而不用幸而深信其薦謂之賢

士崇奬登庸置諸公卿宰輔之地則逆賊之作亂豈待於庚寅之正月哉變起肘腋誰得以善處之思之至此心膽盡墮披閱其薦不覺髮竪金宇顒乃奸臣中最爲奸黠者而敢爲首薦幾爲所誤尤爲痛心大臣以人事君之職惟在論人古人論管仲之功必以鮑叔爲首顧可以奸賊薦進耶逆賊之廣植黨與肆爲兇逆者莫非名卿巨公許而薦進故遂得鴟張形勢無復顧忌以至於此耳及其變生之後未見汲汲待罪以謝萬世爲臺諫者亦宜彈章直斥而寥寥數月未聞有一言夫守令犯憲乃坐舉主邦有常刑此

何等事而為臺諫者襃如充耳無公論無紀綱也予
優待盧相而興亡所係大義至嚴雖欲掩覆不可得
也雖然此不過知人不明或為匪人所誤而已亦不
可不警後世懲後人也此意說與大臣令朝廷從公
論處之澈與右相沈守慶回啓曰伏覩　殿下教盧
守愼之事不勝驚悚守愼真蒙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
所當盡心　王室為國薦賢而其所薦率多逆賊流
竄其罪固難逃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為一國氣勢所
壓而然也況守愼以四朝舊臣老病已甚方以腫脹
命脉如縷自　上待舊臣不可不存終始之義宜示

以寬容云大司憲洪聖民大司諫李山甫等啓盧守
慎承　聖上薦賢之命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
汝立此四人者在當時情迹雖未盡露而其兇猾險
邪之狀士夫間猶或有的知者至以爲此輩他日必
將貽禍於國家及今汝立則以叛逆誅潑惟讓爲賊
所援而斃宇顒以奸黠而竄守慎之所薦者果何如
也請　命削奪官爵　荅曰自古大臣有薦進奸賊
如四魁者乎可貶罷榜示四方以明勸懲而已
傳曰曹大中文書中有所爲稱念之書今世之人廉
恥道喪只是爲循私耳宜乎時輩誤矣又於逆賊處

稱念者交厚阿附可知極爲痛駭並下禁府推鞫以
正其罪於是許筬等以存問逆賊之故并逮獄獻
議曰伏覩封下曹大中家稱念文書細鎖鄙俚之事
尚不可言至於逆賊稱念多是清班臺侍之人臣等
不勝驚愕 王府鞫問實出於懲討之意但稱念一
事習俗已久一一詔獄恐涉騷擾直加譴罰以懲其
罪未知如何 傳曰大義至嚴不可貸也其情不可
不問也

備忘記金宇顒與逆賊鄭汝立結爲心膂觀其書札
朝廷之事無不盡謀相議其於經遑自上無心答說

之事亦皆伺聽輒臆度君心潛通汝立相與密議觀其情狀有同鼠子此人予明知其反覆小人而不料其情狀至於此極不勝痛心六鎮定配

傳曰吳希吉之書謂汝立以柳夢井有可觀之實反以愚言為無實為之曲護云必是前此希吉並斥夢井而逆賊為之曲護矣夢井為逆賊所深許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其為痛憤失刑莫此為甚不如連遣金吾郎拿夢井窮訊其與賊締結之狀否則直加流放之典以示人臣交結奸賊者在王法必不可赦之意乎禁府回啓曰夢井締結逆賊之狀在人耳目

不待吳希吉書而可知也不問其罪而直加流放窃恐事體不嚴請拿來窮問曼并推案入啓　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誅今此獄事自鄭彦信以大臣欺罔終免顯戮自是人多欺罔今曼并與賊締結之狀聾者亦知況其事狀昭於簡札之中如此而乃敢以萬無招納肆行欺罔侮弄朝廷極爲痛心其可貸乎

諫院啓前參奉尹起莘險詖詭譎權勢必附周流兩南交結逆賊及所厚之人爲詿誤一世之計負罪如此而偃然都城之內物情莫不憤駭請削黜　答曰

起竿締結逆賊極爲綢繆公論適發不可只令削黜
當按問其情處之下禁府以待
申湜名在汝立門生錄被逮供曰曾與逆賊一不通
書云　上下一張書名湜者湜曰南平有鄭湜者云
　上又下其問喪禮具書姓名者一張湜不能對乃
刑一次澈時坐鞫廳見湜對徵哂曰名士亦如是欺
君乎
金憑自少有眼疾日寒風冷則淚不能禁汝立磔屍
時日氣甚寒屢以巾拭淚見者以爲賊淚泣言于臺
諫臺諫論啓拿囚杖斃

李黃鍾永慶文書中有黃鍾書黃鍾聞告變汝立逃
躲以爲士林之禍云　上特命拿鞫杖死
韓百謙與李震吉爲少年故舊震吉死百謙以爲震
吉不服而死爲朋友者不可不見親往收斂以此刑
訊一次盖逆賊家書有祭天文七張列數君上語極
兇慘遠近聞者無不痛泣　上震怒凡與逆賊相切
者皆罪之先是數十年前星官南師古言戊子己丑
年間湖南居曾經侍從鄭姓火馬生人謀逆事覺縉
紳多有連累者汝立丙午生也己丑春鄭磵謂親切
士大夫曰今年冬國家必有大變在朝者不可不見

幾而退至是其言皆驗
方澈之按獄也前後栲掠徒死者豈盡一二無枉
而澈受任廷平或不能堅執奏讞一夫含怨誰任
其咎人心之未厭不可謂之全無矣又震攝於專
輒之一　教如曹大中鄭介清柳夢井金憑申湜
李黃鍾尹起莘之徒終不能原情蔽決引法力爭
故成渾以書責之曰安知公一朝臨事反出沈公
下乎始知張釋之不可輕議也盖沈守慶代澈為
委官頗能論執侃然不移故成渾韙之而以此規
澈也盖其出入門庭如梁千項之輩固不足責也

其號爲善士者亦未免落於一邊倘然自得笑侮公議者不無其人而此等論議徹錐斥其非而亦不能大言以折之也鄭介清之平生心事固無足可觀而訊鞫之際澈只問與賊親厚與否而已可也及以不平之辭氣發之於口又比之於汝玄何也白惟讓之書札自上抹去而下當時士夫雖不得見至如墨淡所見上自朝紳下至閭巷人人無不知之以此推之其他不足道之言槩可想矣為臣子所當請討之不暇而澈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殊非美事獨倡論啓此不過欲免其

曰嬬不救之責也自爲計則得矣其於君臣大義
差有愧焉馬專輒之　教澈固不得辭矣至若李潑
八十歲老母壓膝而死憀酷之狀寃痛之情古今
天下之所未嘗聞也其時委官恬然坐視無一言
救之然則澈是沈守慶之罪人也成龍是澈之罪
人也以此推之謂澈爲曰嬬搆殺者非公論也謂
澈爲無一事可議者非公論也公議所在子不得
以溢父之美臣不得以餙君之非是非雖混於一
時公論乃定於萬世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牛山先生集卷之五

牛山先生集卷之六

記事

壬辰記事

萬曆壬辰夏四月日本賊大擧入寇先是十年前栗谷李先生珥與鵝溪李山海東崗金宇顒西崖柳成龍諸公同入　經筵栗谷啓曰國勢不振久矣前頭之禍不可不慮請養兵十萬都城二萬諸道各一萬以備緩急不然朝變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左右無一人贊揚西崖至以臨事好謀沮之及退西崖謂栗谷曰方今太平無事之時　經席勸勉

當以聖學爲先而軍旅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徑自陳達若是耶栗谷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鵝溪曰而見成字龍誤矣叔獻珥字豈無所見餘皆默然栗谷顧謂之曰諸君何無一言以定其可否東崗曰此非吾輩所敢論也不知而言古人以爲何如鵝溪曰肅夫宇字顒可謂謹愼君子也相與戲笑而罷未幾癸未年北邊有胡亂廟堂大臣不知所爲栗谷以兵曹判書擔當艱難事定當時朝臣庶幾覺悟而尚不知悔反以專擅國柄驕蹇慢上其志將欲何爲等語詆栗谷使栗谷不得接跡於朝甲申正月栗谷卒後當道者惟務

逢迎偏黨又陷於逆賊術中以鹿屯屯田海西蘆田
徙民玉非子孫推刷爲能事八道人心大叛怨極呼
天兩南沿海鮑人爲守令所侵逃入日本如康津沙
火同者處處有之朝廷不以爲憂後五年丁亥春三
月日本賊十六艘自嶺南外洋直到興陽損竹島各
鎮列邑舟師結陣于相望處恇㥘退縮惟鹿島萬户
李大源進戰爲賊所圍力竭勢窮舉旗招援諸將皆
不救大源遂死之一舩陷沒惟鹿島水卒孫大男僅
得生其夜賊不知所去絶無形影朝野震驚即出防
禦使左右助防將盖平秀吉弑君篡立乘其威勢欲

取路我國侵犯　大明先以沙火同爲嚮導遣若干
舩嘗我國兵力之强弱也是歲九月平酋遣使求和
戊子春平酋又遣對馬島倭橘康光來求和親己丑
春平酋又遣使請通信使我國以年年入寇責之平
酋即執沙火同及賊倭信三甫羅緊時要羅望古時
羅等遣僧玄蘇平義智等押來獻之曰前日侵犯皆
此輩所爲非我所知且刷還舊歲被虜人孔太元等
百餘人誑誘我國於是朝廷動色相賀以爲南邊自
此無憂議遣通信使　上命二品以上議可否惟韓
興李公山甫以爲不可海原尹公斗壽以爲奏聞然

後可遣西崖主論以黃允吉為上使金誠一為副使
許筬為書狀官回謝越明年庚寅春黃允吉金誠一
許筬等自釜山越海三月而入日本國都入國都五
月而始見平酋傳國書留四日而出都出都二十日
而荅書至其書曰將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
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吾方寸
中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小島
在海中後進輩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
率望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云云此書初有閣下方
物入朝等語允吉等貽書玄蘇請改六字則蘇卽馳

啓改閣下方物四字入朝二字則不許曰此朝字非指貴國也乃指大明也乞吉筮以其書為信惟誠一不以為然與玄蘇往復論難猶不聽明年辛卯黃允吉等與倭使玄蘇平義智平調信等偕來玄蘇義智由鳥嶺調信由竹嶺分二路入京乞吉筮及一行上下大小人皆以為賊必大舉獨誠一謂賊萬無來理平曾亦是庸常底人物廟堂以誠一為善使陞堂上悉嚴防備諸事乞吉昕帶軍官黃進不勝憤怠於衆中揚臂大言曰以黃許之愚劣賊情尚能知之況以誠一之慧黠豈有不知之理乎此不過書契中多

有犯上國不道之語而無一言受来故誠一恐其得罪巧為如是之言寧陷於不知之地其心罔測矣欲上疏請斬而爲人所止抑盖誠一之留日本也與黄允吉許筬論國分寺被辱荅客難論觀光論拜庭下堂上副官請樂入都出都倭人禮單志等七書往復論難其荅玄蘇前後書力爭閣下方物入朝六字荅宣慰使對馬島主兩書極言　大明之不可犯辭語痛切誠一之得名善使其以此也然荅宣慰對馬兩書非真荅乃擬作也有目者無不洞見其心而當時滿朝諸臣徒知偏黨不計宣慰對馬兩書爲擬作大

言誇張反謂之善使識者皆以爲文人諸名士反不如一武夫黃進相與唾罵之四月重峯趙先生憲自沃川遣子完堵遺平安監司權徵迎安府使申恪書勸以浚濠完城豫修戰守之備權公見書大笑曰黃海道平安道豈有賊來之理乎汝爺人皆以妖妄目之歸語汝爺慎勿復出此言申公然其言曰大修城池器械時朝廷疑賊來寇通信使未還前分遣各道助防諸將豫爲防備之策及信使還廟堂偏信誠一之言悉罷防備諸事一日　上與大臣及備邊諸宰臣論奏聞令黃廷彧草奏本詳載賊情西崖力請刪

去通信一款以諱之順付於賀節使金應南報于禮
部應南曰如此大事順付似爲未安且通信一款不
及於奏本中何也西崖曰通信日本自古有之雖不
奏聞於義何害然終當別具奏聞矣續差韓應寅別
具奏聞後南邊將吏奏我國與倭通而 天朝大臣
有欲問罪我國者以其先爲奏聞故 天朝大加褒
奬仍賜銀綃頒賞主奏聞諸臣時尹海原謫配洪原
上念海原請奏即日放還後有言者量移海州於
是西崖海原諸公皆得銀綃明年壬辰夏四月平秀
大舉入寇十三日渡海陷釜山翌朝進陷東萊府使

宋象賢死之廟堂罔知所爲相顧錯愕面無人色惟曰叔獻真聖人也吾輩當不免萬古罪人矣平時叔獻請備十萬兵吾意以爲迂而沮止之到今有大悔咄咄不已　上思海原特召之日再三問其至北是申砫李鎰不得已括出市井年少不知操弓者數千人驅而南下　上大怒曰爲其令誠一意下嶺南禦賊誠一惶恐即日發程　上不勝憤怒後數日令禁府都事李通還拿誠一來致闕下時誠一自湖西由全州南原雲峯迂下嶺右通自京直下至嶺界路塞不得達而還賊乘勝長驅列

邑望風奔潰無一處交鋒賊至尚州李鎰軍潰而走
賊疑我軍遮截鳥嶺玄蘇移書誘我曰送李德馨則
約與和好而退廟堂大喜即送德馨未至嶺界申砬
敗死德馨遂奔還時訛言騰播或以為三道自嶺東
已入都城或以為鄭汝立為王吉三峯為政丞或以
為李德馨為王或以為鄭汝立言三峯入日本請倭
而來中外洶洶 上疑其
白金繩鞋諸物都下益騷動殆空杞城府院君俞泓
以為人君當危難鎮定是務不可先臣民播動上書
極言 上曰當用卿言既而忠州敗報至二十九日

海原自海州入京翌日　上離闕海原因陪駕至東坡館　上引見曰卿兄弟勿離予死生以之因解佩囊賜之先是數年前都下有京畿監司雨裝直領大月末日之謠樵童牧竪相與呼唱而行人莫知其意也是日雨以京畿監司直領加　聖體三十日晦乃大月末日也五月初一日　上留松京即　命放還鄭澈有　旨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恒福等同護王子是日　上命招城內外居民耆老等慰撫之因問曰予有何失人心而至於此耶汝等無隱悉陳諸老伏地流涕曰時運所致　聖

上豈有失人心之事乎但鄭澈以淸名直節久在謫
中請速放還　上曰已赦之矣初二日　上留松京
是日有邏卒直入　上前大呼曰李德馨爲王　上
變色良久謂左右曰李德馨其如是乎俄而德馨至
官吏急告曰李德馨來到門外矣　上大驚與諸大
臣及德馨相持痛哭初三日賊自東大門入城是日
　上進駐平壤史官金善餘焚史草乘夜逃走其餘
臣僚亦相繼而逃其時氣像擧此可想於是賊分兵
列陣但浚守脯浚守河遠對馬守陣小公主洞石田
活部少脯三成陣明禮坊洞大谷部火脯吉絳陣墨

寺洞增田右尉門尉吉盛陣鑄子洞前野但馬守陣
好賢坊洞加藤遠江守陣長興庫洞備前國羽柴宰
相豊前家守利陣鄭士龍家冨川紀伊守大宇喜多
在京高毛花房助兵衛江原兵庫守明石楊部頭陣
貢陵洞長盤紀伊守陣西學洞明石右近助陣水閣
洞花房志摩助陣桂林君冨家川玄番允陣古隱墻
洞黒田斟解由釜山黒田斐守生駒雅樂頭慶尚道
毛利耀全羅道大村常陸守蜂須賀阿波忠清道冨
民田少捐少川早隆景黄海道森昔政守江原道加
藤主計頭咸鏡道小西攝津守平行長平義智平調

信玄蘇等平安道時全羅監司李洸領精兵七萬陣
錦江聞訛言遂傳令各陣已未及矣其罷陣於是
諸軍一時散還相與歡呼鼓舞曰新主即位監司亦
將被召上去矣其時光州牧使權慄陣板峙見諸軍
退還令其軍曰各陣雖罷吾軍不可動搖若有一卒
逃者領將以下皆斬遂與參謀官前萬户朴大壽馳
到錦江大言責洸慕仁居武人白光彦方在草土中
聞變帶長劒馳進謂洸　君父播越則為臣子者挺
身赴難可也公聞道路之言以為已未及矣令各陣
罷兵是何意也設使真言公其事之乎發劒而前洸

流涕謝罪即令諸軍還聚軍已潰散無可奈何與權
慄白光音等同下全州以謀再舉於是長城居前王
子師傅鄭雲龍光州居進士朴宗挺生員柳思敬等
抗疏陳李洸逗遛不進之狀令武人朴希壽遣達于
行朝時海原爲左議政海原乃宗挺之妻從兄也
宗挺移書海原曰本道監司若自　行朝除送則旬
月之間未易出來道內守令中惟光州牧使權慄有
膽略此外無出其右者時人心潰亂內外洶洶皆以
爲國事無復可爲土賊處處蜂屯聞趙重峯起兵於
湖右金健齋起兵於湖西李舜臣鄭運以舟師大捷

於閩山人心始定

五月二十一日重峯分檄于湖嶺召募義旅應者雲集而巡察使及列邑守令以為不利於官軍多方沮撓重峯乃往見巡察于公州力言君臣大義巡察不得已勉從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安宗道之子世獻素悖戾無行亂初多殺我國人剪去頭髮作倭形以要功重峯倡言其罪世獻怨之乃說巡察曰公擁一道兵馬而曾無尺寸功趙某則奮起於放逐之中先公着鞭趙若得志則必治公逗遛之罪窮為公危之巡察然其言乃文移列邑囚繫應募人父母妻子

又以青陽縣監任純以卒百餘人助義旅囚公州獄將加軍律以此既集者還散重峯移書巡察大責之曰往湖右招募不籍於官軍者千六百人乃以八月一日直擣清州進薄西門外與僧將靈圭合勢終日力戰賊勢窮蹙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戰士寒慄乃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小退是夜賊遁去有一女自賊中來告曰賊徒望見軍容莫不失色曰此義兵冒死直前少無摧挫之氣不可與爭鋒乃燎火樹旗爲疑兵盡燒其屍已空營宵遁矣重峯乃請防禦使李沃以米粟數萬石

分賑窮民牛馬數百頭分授各里以備耕種之具沃
恥其無功乃曰已與巡察定議不可留此爲賊再擾
之資悉焚其穀而去重峯乃還則軍中只餘糯米數
斛而已計無奈何遂許諸軍各還其家治禦冬之衣
將以未寒前決意勤　王行到溫陽則巡察恐入
行朝盡發其沮撓之狀乃使重峯幕下士張德益等
說曰吾始與公相歡也今有細人之言與公有隙吾
亦覺悟今已悔恨且西原之戰已知公爲國之忠勇
今則矢與公死生以之願故人釋此小嫌成其大功
今聞錦山之賊自高招討戰敗之後益複猖獗將有

侵軼兩湖之勢若然則國家更無中興之望公從行士卒亦必內顧而搖豈能安心壯行乎不如同討錦賊之後并力勤　王亦未晚也將士交謁更諫咸謂兩將和調乃能濟事今與巡察構隙事將不利且國家區域盡為賊據只有兩湖尚完莫如先滅此賊然後治兵西上乃計之得也重峯然其計乃還公州又與巡察議不合盍巡察只欲沮重峯之行而實無意於同事也將士之還家治任者皆被巡察所囚只有七百義士願從重峯同死生者而已重峯初破賊即抗疏于　行朝論事世獻又說巡察曰今聞趙某疏

中大詆令公云此疏若達則必得重罪巡察乃遣腹心吏韓從托稱檢督舟師禁士子登舟以沮泥之陪疏儒生全承業洞知其情乃示以疏本實無關涉巡察語從乃許登舟而士子金止男等疏章則以直斥其擁兵自衛沮壞義旅之罪故竟不得達至是又多方沮撓如此軍中莫不憤惋

愚窃嘗思之當丁亥辛卯數年先生伏　闕控章大畧以爲請勿通信日本斬其使送于　天朝移檄琉球南洋諸國諭以源氏舊臣民喻以利害激以忠義則倭奴必內相貳諸國必同憤疾天兵整

飭水軍羅絡東南多方贅之平酋立國日淺不免左右顧慮必不敢驚動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就令能來必不能大舉深入　宗社滔天之禍決不至若是烈也嗚呼當時滿朝卿相下及韋布之士無一慮及於此先事而言若合符契者唯先生一人而已及乎變作之後廟堂之上環顧錯愕面無人色八路閫帥列鎮諸將投竄山海之間靦面偷生唯權慄李廷馣李舜臣金時敏或以嬰險全城或以蒙衝却賊皆以主待客置之死地一時幸會僅能成功若夫孤軍無繼予之生

地驅疲兵擣虎穴摧陷堅城一蕩腥塵則亦唯先
生一人而已料敵制勝古人所難而先生能之一
時文武名人素負材望而笑侮先生者舉不免瞠
乎其後矣然則向之謂先生非人材者果是耶非
耶王亭嘗以先生爲適用之材王亭先識可謂卓
越常情真知人者矣抑又思之當先生請斬倭使
之日使朝廷果能主用其策而卒之平酋大舉入
寇以致壬辰之變則允平日仇疾先生者咸攘臂
大言以爲國家爲此狂漢所誤激怒以致仇賊之
入境必先殺先生孥戮函頭以說之舉一世人人

無不歸咎於先生矣然則先生之高識壯烈何由
而見國家華衮之典將何所施後人誰肯為先生
歎艷咎是我意者天必使先生生不容於時死留
名於後使天下後世知我國有如此人物以扶植
吾東方萬古綱常撑柱無窮也數噫自古聖賢皐
夔伊呂以後上下數千載之間無一人見容於世
者則初不足為先生今日恨也然彼古之所謂不
容於世者其始也猶未嘗不一時顯重於世而終
為羣小所陷也而先生則自釋褐以来二十六年
之間曾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姜斐羅織無所

不至或廢棄田野或竄逐嶺外必欲殺之而後已至於死節之後呶呶者猶不止至或謂先生之死為鈞名也後乃變其說曰趙某不過一忠臣而止耳其學問則空踈無足取者噫自有宇宙以來曾見有一人鈞名而死者乎夫所謂鈞名者以其舍小利而取大利也今先生之死也父子膏血塗于草野三孤子孑凍餓流離人間禍酷可為憐矣先生於死有何所利而謂之鈞乎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設使先生真為名而死三代以下猶恐不好名而況先生乃三代上人物取舍魚熊之判只以

求吾心之所安以全吾天而已初不爲名者乎且
世所謂學問者果何事耶一言一行動遵禮法忠
孝大節無愧于古人者不得爲學問之士而從事
記誦只資口耳高談性命靜言庸違者乃可謂學
問乎此尤無倫無理不待滿一笑真所謂得其惡言
不足怒者蚍蜉大樹之撼多見其不知量也噫此
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嘗觀先生丁亥疏
有曰窃笄宇宙以來慍于羣小者未有甚於賤臣
其言誠可悲而其情誠可痛也愚每讀至此未嘗
不棙卷而歎繼之而流涕也後之人其亦有感於

斯而與我同一悲痛者乎今於編末憤筆書之

牛山先生集卷之六

牛山集